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4nB310

雲叟住禪師語錄

清 住說　元一記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次
  - 住潭州龍牙禪寺語錄
  - 晚參
  - 小參
  - 機緣
  - 垂語
  - 頌古
  - 法語
  - 詩偈
    - 遠菴法兄和尚開法神鼎賦贈
    - 客鑒湖喜友人至
    - 龐伯容居士乞偈示之
    - 韞石禪人乞偈示之
    - 秋夜留別積翠諸公
    - 將入楚誅茆留別圓知和尚
    - 送西鑒禪人之松陵艸菴達神山禪師書
    - 淵雲知客求偈示之
    - 潘子元公施木助建靜室以偈謝之
    - 掃開山圓暢居遁二祖塔
    - 除夕
    - 旅菴和尚初度偈以壽之
    - 贈佛日天岳和尚
    - 春暮過昭陽探知己
    - 贈皇慶谷王和尚
    - 贈金牛焞姪和尚
    - 過張雲臣居士別業
    - 清河曉發
    - 旅邸送別履冰禪師
    - 過孚萬周居士別業
    - 贈神鼎符姪禪師
    - 春日登白皋峰

- 留別達源周文學
- 遊龍湖阻雨宿南竺菴
- 過青山贈虛一楊居士
- 午日山寺喜無默戴居士見過
- 早秋作因懷無默戴居士
- 秋杪值兵阻途
- 將之湖南留別吉子戴無默二居士
- 除夕
- 寄野臣郭居士
- 留別昭陽友人
- 壽止水道兄四旬初度
- 再過小年菴
- 送眉雪上座省親
- 送友遊楚
- 昭陽阻雨不得歸北山艸堂
- 詠雪
- 送省孺法兄之青齊
- 閒居雜詠
- 懷友
- 石關山訪友
- 春日登道峰
- 再至天童
- 雪夜山居寄張鶴石式鴻二公
- 溪上來八詠
- 自吳門過邗上
- 送友人歸里
- 廣陵靜慧園休夏五首
- 過寓[、/(、*、)]上人隱居
- 偶成四首
- 寄楚莫和尚二首
- 鄧明泉柳德容二居士乞偈示之
- 尼空相乞偈示之
- 寄湛浴侍者
- 苦行僧以扇乞偈示之
- 龍牙即景八首
  - 崔嵬峰
  - 丹鳳井
  - 松風亭

    - 砥柱石
    - 臥龍潭
    - 御書閣
    - 缽盂峰
    - 觀音蓮
- 贈祥甫劉居士
- 示爾爵包居士
- 龍牙募建大佛殿偈
- 壬寅春之西粤募木建大殿登途日作
- 舟泊楊沙
- 武攸除夕
- 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大殿落成上梁說偈
- 次荅胤重姚居士
- 美中殷居士乞偈示之
- 贈惟章趙居士
- 示六休法師
- 海源禪人乞偈示之
- 六妙禪人以六月十五初度日乞偈示之
- 女弟子蓮灌乞偈示之
- 如是禪人乞偈示之
- 春日遊山寺
- 贈自覺禪人
- 送友
- 宿金山
- 山居十首
- 送僧
- 送東維那鑒輝知客住山
- 示元林元一二小師
- 次荅王次石居士
- 示姚駿開居士
- 次酬履蘇方居士
- 送僧參鶴林牧雲老和尚
- 病起述意四首
- 若初禪人乞偈示之
- 點石禪人乞偈示之
- 苦雨
- 雨後
- 九日對菊

    - 像讚
        - 文殊大士讚
        - 魚籃讚
        - 羅漢總軸讚二
        - 天童師翁密老和尚讚
        - 善長禪師讚
        - 自讚
    - 佛事
    - 附錄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龍牙雲叟禪師語錄序

楚潭州之距浙也三千餘里，有寺曰龍牙，其監院羲雪林、侍司慈照一，齎其故堂上雲叟和尚語錄，走明州瑞巖謁遠菴和尚編刻之。刻成，巖陞座，舉揚雪峰末後句。巖頭證明公案，且云：「黃面瞿曇說成一大藏，猶云未曾說一字。周金剛燒卻《青龍鈔》，拈條赤楖栗，輒道箇吾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爭似我龍牙和尚胸次，不存元字腳，頂門卻具摩醯眼。借洞庭湖為一張口，掇君山作舌頭，默時說、說時默，一一從胸襟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又設奠云：「雲叟生平一副鐵脊梁，佛來也罵、魔來也怕，卻撞著瑞巖，三十年來一獻一酬、一斟一酌，兩不虧負。三千里外目擊道存而今更與第二杓惡水。何故？不見道：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嗚呼！龍牙之眼睛、叟菴之襟契，早已筆尖點出矣！乃巖復令照公持尺一就臥龍屬睿為序。其辭曰：「方今海內擅古文者當不乏人，若夫通禪學而人品冠卓者，公一人而已。」又曰：「雲叟兄從不慧初參老人，於三條椽下連床共被者十年。為人孤硬寡合，其語峭拔高古，不落近時蹊徑，將送入楞嚴流通，非公具眼卓識，冠以雄文，雲兄光明，不能表見于世。睿思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箇話會，抑不疑言句，是為大病。」睿雖侍先平陽翁久，即翁亦云：「漏網平陽，何嘗非吾家興雲致雨神物？」翁門若瑞巖、若寒泉子，先後住平陽，每有述作，見命序跋，而巖尤篤嗜之。顧心燈續于箭鋒機下，祖印授于針芥關頭，作乾無事會，不可作佛邊會，不可作自己會，不可保福提唱，必須死心歎賞，湛堂語句，端藉覺範編題。而巖以睿暴富乞兒不妨說夢，拄杖說平等法門，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敢不塗污一上？蓋雲叟和尚產于武州，不言氏族，比于無姓之兒。自稟戒溈山、參詢鶴林之後，即執侍先平陽于青州。闡化日，忽有秉拂之命，同學故尼之，及迎機酬對，一眾竦然。先平陽曰：「是真能殺活者，勿輕其貌也。」蓋尚自題有云：「眉稜疏淺眼方深。」其清儀之瘦，視若無奇耳已。巖於湘陰重闢諲老門庭，尚在客寮會龍牙使者。至龍牙，故圓暢、居遁二祖道場、窣堵遺址並在。自唐宋迄今，屢敕修建，至是而把茅不完，請尚居尚往，縛荊編艸，虎臥檐下、鹿眠床前，珍珠之撒、紙衣之披，處之澹如。始戊戌三月八日，至庚戌，祖席再煥。於是眺崔嵬之峰，汲丹鳳之井，俯臥龍之潭，登御書之閣，染筆行詠，致可適也。旋以病脾於益陽，對江為魯子敬釣臺舊跡，裴公休嘗講道其地，故有亭址。爰依溪結構矮屋三間，封以土壁，筠簞菰芡，往往不乏，尚故與巖有巖雪之好。歲在壬子，巖門人巨唯

微道經龍牙，即以書屬巨請巖。巖適有平陽之役，先遣巨同定，若見往，道弗不通。踰三年，為丙辰八月十四日，而尚唱滅，時春秋五十有七矣。而巨亦逝，巖復命門人中巖正繼之，尚之再造龍牙也。蓋胼胝十餘祀，不以自私，宛有幻住之風，而芭蕉、福嚴共對談禪，大慧佛性商今確古，唇齒之悰相深有素。尚之必以屬巖，巖之不能辭，尚誠所云「刀斧劈不開者乎？」昔才蘇嚕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眾，衲子敬畏。尚亦居十三載，清苦、敬畏同之。才于八月望日集眾，付寺事書偈。二十三日，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眾生，並為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尚亦于八月三日書單囑後事，以眾未集，監侍輩請少留以俟，尚允之。至望前一日，垂問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且道病從何受？」又曰：「四大五蘊散滅之後，且道者受病底人還病？還不病？」又曰：「且道者受病底人即四大五蘊病？非四大五蘊病。」才于火浴獲舍利，并靈骨塔寺西北隅，尚亦于火浴中頂齒不壞，合靈骨入塔，其再來之蘇嚕乎？是則巖所云蓋天蓋地者也所為，西出陽關無故人者也。又三祖以大法付信祖，囑曰：「慎勿言自我處得來。」明教謂祖師以名跡為道之累，故雖師承亦囑以絕之。尚以日下衣拂印授，未能如水傳器，即皮履斗笠亦不予人。惟示雪、照兩公曰：「立雪腰齊慧可祖，竄身火隊老慈明，如今忝作他苗裔，莫秖依違過一生。」洵可謂孤硬寡合矣！至尚所云「諸方十分為人，龍牙全不為人。」果不為人耶？所云直將火種樸滅，火爐毀除，果滅種毀爐耶？所云雖然行盡畜生行，不識誰酬畜報來，果不識誰酬耶？此所為一副鐵脊梁，佛來也罵，魔來也怕者耶？倘所謂如無手人行拳，抑有道維摩掌擎世界者耶？斯固睿所謂龍牙之眼睛、叟菴之襟契，已被瑞巖和尚筆尖點出者，豈猶以睿為知言者耶？

頭陀學子越州超睿原名董瑒稽首題。

雲叟住禪師語錄目次

卷上
示眾
晚參
小參
機緣
垂語
卷下
頌古
法語

詩偈
像讚
佛事
附錄

雲叟住禪師語錄目次
雲叟住禪師語錄卷上

侍者元一　記錄

住潭州龍牙禪寺語錄

師於順治十五年二月受請，三月初八日入院。
山門。「一彈指頃，樓閣門開。露柱穿靴來嶽頂，燈籠戴帽上天台。」喝一喝。
佛殿。「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自己殺自己。」顧視左右云：「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
伽藍。「當年有你無我也不成，今日有我無你也不得。一回賓主驀相逢，舊韻重拈資唱拍。」
祖堂。「有祖師，喚來與山僧洗腳；無祖師，山僧腳教誰洗？」良久，云：「彼此七馬，上下三指。」(寺中無祖師像。)
據室。「八九年面壁，接得一臂神光；三十載張弓，射得半箇聖人。檢點將來，總未是超方敏手、出格爐鎚。新龍牙者裏又且不然，尋常一箭要射大地蠢動含靈，等閒默坐直接古今銅頭鐵額。雖然，秖如龍牙端的落在甚麼處？」拈拄杖，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
當日諸山禪德，同本寺耆宿率眾檀護，請示眾。指法座云：「大法空座，萬仞壁立，從上諸祖共登，山僧豈免隨例？」驟步云：「摘楊華，摘楊華。」便登。「山僧有一轉荅語，有不假三寸解問得底，山僧荅他：『有麼？有麼？』」僧問：「昔日暢祖出世，頭陀標地；遁祖出世，龍獻佛牙。今日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笑看千嶂起風雷。」僧擬進語，師便打。進云：「擊碎珊瑚鋪地錦，大家同唱劫初春。」師云：「蹉過也不知。」進云：「學人禮拜去也。」師云：「不禮拜更待何時？」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豎拂云：「還會麼？若會得者箇時節，理無不彰，事無不顯，覿體全真，更非他物；脫或未然，新長老拖泥帶水，重加註腳去也。是故諸佛以此時節出世度生，祖師以此時節西來直指，歷代宗師、天下老和尚以此時節遞相

出興，坐曲糸木床，或行棒行喝而全機施設，或打地擎叉而大用橫該，或輥毬舞笏，展拓衲僧向上巴鼻；或語言問荅，闡揚生佛以前風規。山僧今日以此時節脫珍挂弊，來入鬧藍，於無祖佛處而示作祖佛，於無真俗中而示有真俗，拓開無上妙門，顯示第一義諦，直使見者聞者，百艸頭上罷卻干戈，一毛孔中橫行闊步，當頭坐斷，了了明明。當其了了明明時，要且不住在了了明明之地。正當恁麼時，時節已至，其理亦彰。且道佛性義在甚麼處？」喝一喝，云：「一劈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復舉：「臨濟大師初至河北住院，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云：『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師云：「滅卻黃檗宗旨是你者一隊漢。『你二人須成褫我。』」師云：「勾賊破家。二人珍重。下去。」師云：「隨邪逐惡。三日後，普化上來問云：『三日前和尚道甚麼？』」師云：「同死同生不放過。臨濟便打。」師云：「艸偃風行。三日後，克符上來問云：『和尚三日前為甚麼打普化？』」師云：「三臺須是大家催。臨濟亦打。」師云：「滅卻黃檗宗旨了也。」乃拈拄杖云：「山僧者條黑漆拄杖子，一生乾剝剝、硬糾糾，自解作活，不假成褫。有時把住，則全縱全奪、全主全賓；有時放行，則同得同用、同彼同此。拄杖子放行、把住，殺活縱橫，一切臨時，得大妙用、得大自在、得大奇特。且道拄杖子據箇甚麼道理乃能如是？還委悉麼？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糸枝。」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示眾。「龍牙者裏貨舖初開，也不說超佛越祖餬餅禪、也不說百味具足酸餡禪、也不說諸方五味禪，只爛煮一味無米飯、不濕羹，把起昔日居遁老祖底破木杓，不問他是驢是馬、是聖是凡，但是來者便與他一兩杓。」乃舉拂，云：「即今便請諸人展出缽盂，各各與你一杓。然則無米飯、不濕羹一任諸人噇取，且道畢竟作何滋味？若也知得滋味親切，非特山僧功不浪施，即你自己亦是箇飽餐衲僧。者裏還有恁麼人麼？」放下拂，云：「飽他無米飯，須是不來人。」

佛誕日，示眾。為新戒圓具畢，驀豎拂，云：「看，看！釋迦老子在山僧拂子頭上指天、指地，示現度生，乘時於其中間開演波羅提木叉戒法，說是戒法，非色、非心，非有、非無，非因果法，是一切諸佛之根本、一切菩薩之根本、一切大眾諸佛子之根本。說猶未了，忽被雲門大師從旁走出，驀頭一棒。當是時，釋迦老子被打者一棒，直得大地山河冰消瓦解，森羅萬象眼睛廓開。大眾！釋迦老子被打，大地山河因甚冰消瓦解？森羅萬象何故眼睛廓開？還知落處麼？若也不知，山僧今日重行此令去也。」拽拄杖，下座，一齊打散。

示眾。「門外春歸去，庭前綠已深，綠深陰在檻，春去絕追尋。尋即且置，畢竟春歸甚麼處去也？莫是歸天邊去也麼？莫是歸地下去也麼？莫是歸無所歸去也麼？恁麼論量，有甚麼交涉？山僧不惜眉毛，與諸人露箇消息，所貴具眼者當陽辨取。」拈拄杖，云：「還見麼？天地未判之先，此春早已開敷；世界既殞之後，此春湛爾爛熳。四時萬物不能榮枯此春，此春卻能榮枯四時萬物，所以此春枯時，四時萬物皆枯；此春榮時，四時萬物皆榮。」復豎拄杖，云：「且道是榮耶？枯耶？四時耶？萬物耶？此春耶？拄杖耶？」良久，擲下，呵呵大笑，云：「將謂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端午，示眾。「吹毛出匣凜寒光，百怪千妖盡喪亡，從此人間殃害息，桃符不用更懸牆。方作此語，驀忽法座前突出箇符使，高聲道：『和尚！和尚！你秖解坐斷龍牙峰，要且不知近日事。即今依艸附木之精靈、山魈水怪之魍魎，魔魅人家男女，為害為殃正此方盛，如何說得殃害息底話？』山僧向他道：『你也不必恁麼驚驚怪怪，假使盡大地若艸若木、有情無情都來，總化為魍魎精魅，或現為大身、或現為小身、或現為天身、或現為人身、或現為佛身、或現為菩薩身、或現為有身身、或現為無身身、或復現為非有非無身、或復現為非佛非菩薩身、或復現為非天非人身、或復現為非大非小身，盡其廣大神通變現將來。』揮拂一下，云：『不消山僧金剛寶劍一揮，當下影滅形消、魂亡膽喪了也。』於是，符使合掌近前道：『善哉！善哉！某甲從來驅邪逐怪，無不至靈至驗者，若是恁麼直截痛快，實是不能。只是要請問和尚：「未審此箇寶劍，據甚麼道理得恁麼威靈烜赫？」』山僧劈脊與伊一棒，卻走向蟭螟眼睫毛上歡喜踴躍而說偈曰：『妖怪亡，殃害滅，恭惟此日天中節，十方聚會別無為，泛罷菖蒲吞栗棘。』」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示眾。「久雨不晴，惱殺衲僧。鼻孔梅爛，眼睛濕蒸。無處曬晾，突出面門。伸手忽然摸著，笑殺蹋碓盧能。」

示眾。「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墮阬落塹；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墮阬落塹；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墮阬落塹。」良久，卓拄杖一下，云：「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示眾。「酷暑如焚九夏臨，洞開殿閣午方深，通身白汗蘇誰癖？徹體微涼灑我襟。火焰光居炎熱滅，水晶宮坐劫燒焚，故圍及早宜歸去，明月堂前鎖綠陰。」

師四旬初度，老宿端然領四眾送法被到山，先一日為師慶祝，請示眾。「誕辰尚未降，先乃慶四十。更請轉法輪，人天眾會集。相率意殷勤，請法施法被。法被被群生，法施施無畏。法本法無法，被亦被非被。二法相本空，全顯本法義。森羅及萬象，法界諸含識。

交互一法中，縱橫理事備。聲色體全彰，見聞不可及。微妙秘密門，善知諸眾藝。無量難思海，盡從者裏出。以此祈眾福，眾福霈然至。以此靡宿愆，宿愆消雪積。以此慶壽量，壽量芥城譬。以此臻覺道，覺道克頓。」遂卓拄杖，云：「常轉如是輪，希有難思議。」下座。

示眾。「結制也無風起浪；解制也缽盂添柄。所以龍牙者裏，結亦不結、解亦不解，有解有結覿體相違，無結無解始與他合。既無結無解，則無迷無悟；既無迷無悟，則無佛無祖；既無佛無祖，則無凡無聖；既無凡無聖，則無古無今；既無古無今，則無人無法；既無人無法，乃至森羅萬象、明暗色空一切總無；既一切總無，則結也與他沒交涉、解也與他沒交涉、迷也與他沒交涉、悟也與他沒交涉、佛也與他沒交涉、祖也與他沒交涉、凡也與他沒交涉、聖也與他沒交涉、古也與他沒交涉、今也與他沒交涉、人也與他沒交涉、法也與他沒交涉，乃至森羅萬象、明暗色空一切總與他沒交涉。沒交涉，絕商量，夜來一葉飄庭際，透戶西風送早涼。」

示眾。僧問：「炎炎火日流金去，拂拂涼飆脫葉來，作麼生是不遷義？」師云：「天左旋，地右轉。」進云：「請和尚捩轉天關，拽回地軸。」師云：「沒者閒工夫。」僧禮拜，師乃云：「秋庭一葉忽飄涼，體露金風絕覆藏，意樹凋殘空隙影，桂輪孤朗耿清光。瓮中道士乾坤闊，壺裏先生日月長，會得變遷元不變，依前箇事錯商量。」

中秋，示眾。「十五日已前，全暗中有全明，而明莫可睹；十五日已後，全明中有全暗，而暗莫可遇；正當十五日，前後際斷，明暗雙亡，要且無相見分。豈不見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德云：『月落後來相見。』所以皎潔寒光，一色猶迷，水天湛寂，全功負墮，直須是體不居正、用不墮偏，始合得者箇時節。雖然，秖如月落後又作麼生相見？」良久，云：「照盡體無依，功終位亦亡。」

開爐，結制，示眾。僧問：「爐鞴洪開，煆凡煆聖。煆凡煆聖則且置，如何是不假煆煉底人？」師云：「漳、泉、福建，頭扁如扇。」進云：「不度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師云：「只可聞名，不可見面。」僧擬議，師便打，乃云：「諸方開爐，炭足柴餘；龍牙開爐，火種全無。既無火種，憑何開爐？」以拄杖撥，云：「平地上撥出一星無煙之火，直得鎔盡佛祖規模。佛祖規模既鎔盡，塵勞生死法亦鎔盡、生滅寂滅法亦鎔盡、能證所證法亦鎔盡、迷悟聖凡法亦鎔盡、菩提涅槃法亦鎔盡、解脫甚深法亦鎔盡。」驀拈拂子，召云：「諸仁者！秖如諸法鎔盡後又且如何？突出髑髏雙眼活，佛魔直驗劫空前。」下座。

示眾。「千種言，萬般喻，秖要教君早回去。三界茫茫一旅亭，問君畢竟歸何處？」
示眾。僧問：「擊鼓陞堂，大眾臨筵，臨濟玄要還許問否？」師云：「併卻咽喉脣吻問將來。」進云：「請和尚併卻咽喉脣吻荅。」師云：「併卻咽喉脣吻荅汝了也。」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石上倒栽蓮。」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六月火中眠。」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藕絲繫鐵船。」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饑喫飯，寒著襖。」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內裏逼，撒屎尿。」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寒山語，拾得笑。」僧禮拜，問：「泥牛一吼，煙光零亂；朔風纔動，大地凜然。正恁麼時，和尚如何為人？」師云：「徹骨徹髓。」進云：「恁麼則滴水滴凍去也。」師云：「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僧便喝，師云：「蜀犬吠大象。」僧擬進語，師便打，乃云：「明明物變時遷，歷歷理融事徹。枯者從他枯，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榮者從他榮，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說甚麼樹凋葉落，方明體露金風；野火燒山，始辨衲衣下事？直得起唯法起，要覓一毫起相不可得；滅唯法滅，要覓一毫滅相不可得。覓一毫滅相不可得故，滅處絕跡；覓一毫起相不可得故，起處全真。便饒向者裏見得諦、信得及，更須勘過了打。何故？」我且問你：「是誰起滅？」
因雪，示眾。「夜來大雪紛紛，到曉依然不住，平地三尺二尺，高處堆山壓樹，一一匝地普天，片片不落別處。文殊眼裏屑添，普賢毛孔塵聚，極力畚掃轉多，寒山拾得大怒。添得楊岐床頭，珍珠亂撒無數，突出大仰庭前，獅子寒威可懼。龍牙趁隊打哄，唱曲雪華飛句。」乃擊拂子，詠云：「風凜冽，漁父櫂舟波上立。時把綸竿挈釣來，多是寒江雪。」
示眾。「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木人夜半擔寒浪，和月溪頭汲得歸。」
佛成道日，示眾。舉：「世尊在正覺山前，夜半睹明星，豁然大悟，歎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自證得。』」師云：「一切眾生平白地被者老漢塗污一上，不同小小。山僧當時若見，與他三十大棒，一棒也不較。你等諸人還甘麼？若甘，一切眾生被他塗污；若不甘，山僧者棒又成虛設。」驀拈拄杖，云：「甘不甘，作麼諳？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卓一下。
元旦，示眾。僧問：「日往月來即不問，令辰改旦事如何？」師云：「天上韶光入，屋頭春色回。」進云：「改旦令辰已蒙指示，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云：「也有也沒有。」進云：「如何是

新年頭佛法？」師云：「虛空稽首，大地和南。」進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師云：「寒山燒火滿頭灰。」乃云：「妙用靈然，正體湛寂。正體湛寂也，迥絕去來之相；妙用靈然也，廓開化母之機。化母廓開，則驅舊臘入新正之內，轉新正出舊臘之中；去來迴絕，則動本非動，動處無蹤；靜本非靜，靜處絕跡。雖然非動非靜，而能顯示動靜之源；雖然無故無新，而能表彰故新之德。正當恁麼時，不離本際一句作麼生道？古往今來遷復變，箇中元不異絲毫。」

元宵，示眾。「凡聖交羅燈焰裏，十虛融攝月光中。月光皎皎輝無際，燈焰綿綿續莫窮。」

解制，示眾。「十月十五日，結也結不到；正月十五日，解也解不到。解不到處一時解盡，結不到處一時結卻。結不到處一時結卻，則父母未生已前空劫那畔，盡未來際三世古今。」卓拄杖一下，云：「盡向者裏一時結卻，更無一絲毫許法透漏；解不到處一時解盡，則父母未生已前空劫那畔，盡未來際三世古今。」卓拄杖一下，云：「盡向者裏一時解盡，更無一絲毫許法少剩。到者裏，結也在裏許、解也在裏許、不結不解也在裏許、亦結亦解也在裏許。」拈拄杖，云：「拄杖子為甚麼不在裏許？不屬陰陽栽種得，那從地上論根苗？」

示眾。「掃除玄妙見，拈卻佛祖病，寶御碾為塵，琉璃阡作阱。通身沒巴鼻，全體起偏正，臥在荊棘林，紅爛無人近。一著忽現前，喪卻窮性命。」復舉：「僧問觀音祥禪師：『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祥云：『以此為津梁。』僧云：『如何是此？』祥云：『築著汝鼻孔。』」師云：「者老漢恁麼荅話猶未可在，既被他築著鼻孔，已是驚怛不少，險惡道中如何作得津梁？山僧即不然，有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只向他道：『以拄杖子為津梁。』『如何是拄杖子？』『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示眾。舉：「古者道：『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秖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久，云：『莫妄想。』」師云：「山僧今晚從頭下箇註腳，不是插嘴廝罵，貴要諸人瞥地。『取不得』，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捨不得』，家家門前火把子。『不可得中秖麼得』，大遠在。『且道得箇甚麼？』抱贓叫屈。良久，云：『莫妄想。』震威一喝。」復云：「舉也舉了，註也註了，諸人還瞥地也未？」一僧纔出，師便歸方丈。

示眾。「入門便棒，千了百當；劈面便喝，雲開日爍。豎起一指，透頂透底；輥出三毬，理圓事周。自餘打地底打地、擎叉底擎叉、舞笏底舞笏、張弓底張弓，者一隊老漢盡力提持、全身擔荷，也只到得者裏。雖然如是，譬似閒。」

示眾。「諸方事事豐足，龍牙事事不足；諸方說禪說道，龍牙非禪非道；諸方與耕與食，龍牙驅耕奪食；諸方教人透公案言句，龍牙將公案言句抹殺；諸方百計控你入路，龍牙將你入路堵塞。恁麼看來，諸方十分為人，龍牙全不為人；諸方十分為人，秖者便是諸方底長處；龍牙全不為人，秖者便是龍牙底長處；諸方也怪龍牙不得，龍牙也怪諸方不得。」復舉趙州勘婆子話，師拈云：「者兩箇漢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雖然如是，婆子若無趙州勘破，終無箇出頭日子；趙州若無婆子指路，至今卒討頭不見。」

示眾。僧問：「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月輪齊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云：「遍天遍地。」僧佇思，師云：「真箇秖一句那？」僧禮拜歸位，師乃云：「琉璃殿上玉女拋梭，明月堂前木人舞袖，轉身玄路之外，運步劫空之前，正不立、偏不居，紫微轉而夕陽輝，彩鳳歸而天欲曉，古徑苔封，功勳不犯，丹階月老，理事渾融，協通兼帶，雙鎖金鍼。且道如何委悉？夜船撥轉琉璃地，風月寒清古渡頭。」

示眾。「棄之則在即之懸，壞劫風吹逾更堅。撥不開兮擁不聚，填溝塞壑轉堪憐。」呵呵大笑，下座。

示眾。僧問：「百尺竿頭重進步，學人退一步時如何？」師云：「直須倒退更倒退，始是汝放身命處。」進云：「恁麼則月白風清好時節也。」師云：「不是衲僧分上事。」進云：「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云：「百雜碎。」問：「如何是問頭？」師云：「山僧口啞。」進云：「如何是荅語？」師云：「闍黎耳聾。」進云：「如何是問荅語？」師云：「山僧與闍黎平出。」問：「臨濟家風即不問，龍牙大用事如何？」師云：「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僧禮拜，師乃云：「威音王已前與汝道了也，空劫那畔時與汝道了也，黑豆未生芽時與汝道了也，是你者一隊漢更來者裏併肩立地討箇甚麼？」以拄杖一齊趁散。

示眾。「祖師西來意，是著肉汗衫；如來涅槃心，是炙脂帽子；玄妙理性，是衲僧破艸鞋；千七百則公案，是弄猢猻家；具一大藏教，是祭鬼神茶飯。本色道流將來縛作一束，送在日月威光所照不到處，永不顧著，豈不灑灑落落、自由自在？」

六休禪人薦徒野愚，請示眾。僧問：「火雲爍爍，梧葉飄飄，還有不遷變者麼？」師云：「拄杖子撐天拄地。」進云：「恁麼則蹋翻生死海，何處不風流？」師云：「路旁華表柱。」乃云：「龍牙初謝院，杖履任西東。一身等輕葉，去住雲鳥同。西峰有賢主，專使招過從。為予下暑榻，日夕披松風。門外客忽至，初不識伊儂。少焉拜跪起，乃知是休公。陳白徒子亡，法雨乞師濛。我時不俞允，懇切求逾恭。辭之莫克免，重拈打雨筇。聊借西峰座，大脫龍牙

空。我說脫空法，野愚喜雍容。三十八年前，露柱騎燈籠。三十八年後，泥牛下雪峰。正當三十八，半夜日輪紅。」提起拄杖云：「甚矣脫空義，萬法之心宗。愚子聞義了，全超不借功。」卓拄杖下座。

開爐，示眾。僧問：「洪開紅爐，煆聖煆凡，即今海眾臨筵，和尚作麼生煆？」師云：「紅爐爆出鐵烏龜。」進云：「秖如呼喚不回頭、牢籠不肯住底又作麼生？」師打，云：「腦門拔楔。」僧擬進語，師復打，云：「速退！速退！」問：「受盡佛祖鉗鎚，方知佛祖事業，未審佛祖有甚麼事業？」師云：「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進云：「二祖斷臂安心，長慶捲簾悟旨，又作麼生？」師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進云：「幾般雲色出峰頂。」語未絕，師打，云：「又來者裏念篇章。」乃云：「叢林規矩，十月十五開爐，天下老宿、歷代宗師盡向火焰裏烹佛、烹祖、煆凡、煆聖，盡向火焰裏轉大法輪、曜大法眼。龍牙今日雖然隨例開爐，烹佛、烹祖、煆凡、煆聖，要且無者閒工夫。轉大法輪、曜大法眼，亦無者閒氣力。直將火種撲滅、火爐毀除，從教凍得徹骨徹髓，一任寒得絕身絕心，驀地裏冷灰豆爆、水底火發時，直是根身器界都盧是一團亙天烈焰，要覓一毫佛法身心道理了不可得。」乃高聲召，云：「大眾！者箇便是龍牙今日為你諸人開底爐，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切不得孤負山僧；若信不及，且往諸方向死柴頭火去。」

示眾。「嗇頭和尚將三文錢娶得箇妻，頭不梳、面不洗，不生男、不育女，而今諸人要識嶡公妻麼？山僧不妨與你通箇消息。風情嬌兮、玉步搖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呵呵大笑，云：「好笑！好笑！你看者一隊癡禪和，只聞山僧說他底風流意態、娉婷貌容，便乃箇箇如癡、如獃、如怨、如慕，若教你親見他一面，則又不知心中怎生底？然則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嗇頭和尚當初遇黃巢時，曾將者箇佳人寄在山僧處，而今不免請他出來與諸人相見則箇，免使諸人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遂起身作女人拜，云：「看看！」眾皆舉目，師復據座呵呵大笑，云：「奼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自守空房。」

弘覺本師老和尚寄法衣至，示眾。「香嚴接得溈山拄杖便哭蒼天，合哭不合笑？龍牙寄來天童法衣搭在肩頭，合笑不合哭？雖然別令別條，畢竟同明同暗。」乃提起袈裟，云：「還見麼？丈六釋迦之身搭來不長，千尺彌勒之體披來非短，歷歷機絲不挂，明明錦縫重開，全機顯示，獨露當陽。有時撒去，大地蓋覆而無餘；驀地收來，魔外不識其名字。」復提起，云：「即此樣，無他樣，釋迦、

彌勒身何量？今日山僧復挂之，屙臭毘盧頂[寧*頁]上。」卓拄杖，下座。

為新戒傳衣缽，示眾。「本來正體，離諸名相，不與凡聖同塵，不與萬法為侶，無壞無雜，非染非淨，覓其身口意了不可得，覓其香味觸了不可得。從無始劫至未來際，本自解脫，曾未執著，亦無染汙，何有持犯？諸仁者！以者箇體受者箇戒，還有持犯也無？還有執著也無？還有染汙也無？持犯、染汙、執著既不可得，則教中所制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法、三十尼薩耆波逸提、四波羅提、一百應當學、七滅諍法，十重、四十八輕，許多持犯名相又且如何？」靠拄杖云：「無持無犯虛空體，謾把龜毛縛幾重？」

元旦，示眾。「元正一，劫外春風露消息；元正二，確嘴華開產靈異；元正三，張公喫酒李公酣，酣醒風前歌一曲。是何曲？」卓拄杖，云：「萬年歡。」

元宵，示眾，兼為諸禪解制。僧問：「結制解制即不問，不結不解事如何？」師云：「明月一天如潑墨。」進云：「前問已蒙師指示，三種然燈願舉揚。」師云：「舉一不得舉二。」進云：「如何是然燈前？」師云：「孤光爍破劫空壺。」進云：「如何是正然燈？」師云：「明暗雙雙底時節。」進云：「如何是然燈後？」師云：「拄杖頭邊挑黑日。」進云：「恁麼則太白一燈從此曜，湖南千古振嘉聲。」師云：「謝汝荅話。」僧一喝，師云：「杜撰禪和。」乃云：「去年元宵節，風雨漫天黑；今年元宵節，雨風挾霰雪。普天看燈看月人，剔起眉毛看不徹。山僧手中拂子[跳- 兆+孛]跳出眾道：『某甲今晚將身命作箇燈月，供養和尚、現前大眾，還得麼？』山僧云：『諾。』拄杖子在旁聞得不甘，出來道：『你恁麼毛氂氂地一身，如何充得兩役？』拂子道：『莫道一身兩役，便是要現千百億身亦未為難。』乃將拂子旋數匝，云：『者箇豈不是走馬燈？』復作圓相，云：『者箇豈不是元宵月？』放下，云：『者箇豈不是踞地獅子？』拄杖子愈加氣怒，便問拂子：『如何是踞地獅子？』拂子云：『三千里外狐蹤死。』『如何是月？』拂子云：『皎潔乾坤光不夜。』『如何是燈？』拂子云：『毘嵐風刮逾稜嶒。』拂子、拄杖正問荅時，驀地如意子走出，震威一喝，云：『你兩箇漢各逞辯口利舌以當宗乘，於佛法中有甚麼交涉？而況當人分上各有一段光明，蓋天蓋地，曾無欠少，那在燈月之明、問荅之辯？堂頭老漢坐著法座上放癡放頑，全不理會今朝解制底道理，卻任你兩箇漢胡亂厮鬧，佛法到此掃地盡矣！』拄杖、拂子聞說，慚惶滿面，低頭歸眾。老漢不覺被他搔著痒處，躊躇半餉，語如意云：『山僧老不以筋力為能，汝有力擔荷佛法大事，就此座上命汝為眾解制，敷宣法化。』於是如意承教，歡喜涌身，高七多羅樹而

說偈曰：『打開大地布袋口，放出當人本有光，照破髑髏明暗盡，都無一法可商量。』」以拂子拂一拂，云：「收。」下座。
示眾。「五月將臨四月殘，去來無象轉如環。分明此理君休會，戶外千山展笑顏。」
端午，示眾。「遍觀大地總是藥，信手拈來即便用。殺人活人毒惡深，採者用者喪身命。膏肓必死病頓除，盲聾瘖啞症消滅。轉凡成聖聖轉凡，就中靈驗無多子。正當今日端午朝，我今要用誰為採？此時既無解採人，不如且用拄杖子。」拈起拄杖示眾，云：「此藥艸木性本同，而於艸木元殊別；活人殺死死殺活，只在毫芒些子裏。毒藥醍醐一道行，聖凡佛祖病根絕。」
師過邵陵大悲林，圓觀法師請示眾。僧問：「世尊不離菩提樹，昇兜率天說法；和尚離龍牙，來大悲林陞座。未審是同？是別？」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進云：「世尊說法，六種震動；和尚說法，有何祥瑞？」師云：「杲日麗天。」進云：「恁麼則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師云：「休將庭際柏，擬比萬年松。」問：「祖意、教意，是同？是異？」師云：「同也同不得，異也異不得。」進云：「如何是諸佛道場？」師便喝。進云：「喝後事如何？」師云：「淨地上不可撒屙。」乃云：「法離言說相，法離名字相；名字既離，言說亦非。且道喚甚麼作法？法又作麼生說？」乃喝一喝，云：「還會麼？若也未會，山僧不免捩轉話頭，向第二義中與汝諸人說箇影子。昔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下，無著問云：『彼天一晝夜，人間四百年。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云：『秖說者箇法。』」復喝一喝，云：「還會麼？若會得者一喝落處，者箇法一覷便透；透得者箇法了，無有不透底道理。如或未然，山僧更為諸人說第二箇影子。釋迦世尊初悟此事時，於華嚴會上說行布圓融、理事無礙，豈不是者箇法？於般若會上與二乘聲聞說空、說慧，豈不是者箇法？於方等會上歎大褒圓、彈偏擊小，豈不是者箇法？山僧今日向此座上恁麼說、諸人恁麼聞，一音普入諸人耳、諸人耳在一音中，豈不是者箇法？者箇法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凡同凡、在聖同聖。雖然同天、同人、同凡、同聖，要覓一毫同相不可得、要覓一毫異相不可得。所以，適來圓公法主恁麼問、山僧恁麼荅，於中還有一毫同異相麼？還有一毫非同異相麼？有底道：他座主家那裏知得恁麼般事？你且道：他今日與龍牙恁麼酬唱，還是知有恁麼問、是不知有恁麼問？」驀拈拄杖，云：「知有不知有，南辰跨北斗；法身無處藏，須彌走入藕。諸人若不會，拄杖直截剖。」復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下座。

中元普度，檀越請示眾。「地獄人天鬼畜生，都緣一念造成形。自囚冥網無由脫，大聖興慈破鐵城。所以道：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良由一切眾生迷失本心，流浪三塗六道之中，起種種幻妄心，造種種幻妄業，受種種幻妄苦。於無生死中自縈生死，無輪回中自囚輪回，無罪福中自纏罪福。從劫至劫，沉輪苦趣，無有出期。以故，諸大佛祖從大寂滅三昧而起，隨其顛倒，說種種幻妄法，度種種幻妄眾生，拔種種幻妄苦。造時幻妄，受時亦幻妄；都緣未達幻，所以沉幻輪。證得幻妄時，何幻復何輪？幻妄盡故，罪性空；罪性空故，冤對空。冤對空故，輪回空；輪回空故，生死空。生死空故，則誰為造者？誰為受者？誰為縛者？誰為脫者？誰為昇者？誰為墜者？有時轉苦緣為樂境，只在當念；有時轉樂境為苦緣，全承己力。以此而雪深重愆，深重愆頓雪；以此而盡眾生界，眾生界頓盡；以此而空地獄道，地獄道頓空；以此而超涅槃岸，涅槃岸頓超。正當說是法時，驀忽閻羅獄卒牛頭阿旁，從地涌出，作禮白言：『和尚！五濁惡世眾生，日日起三惡業，從三惡業造十惡罪；從十惡罪造無量無邊極惡重罪。遍滿大地，無一芥子許空缺處。是惡人輩，合來我地獄，受無量極苦，此獄苦滿，還入他獄。地獄有壞時，是惡人輩罪無有壞時。所以梁武寶誌造懺，為此類眾生懺深重罪，前罪未滅，後罪復盈。目連地藏發願，為此類眾生空地獄道，此獄未空，他獄復滿。今日和尚說此無生法忍，將我地獄一旦盡空，不知教我等在獄中所幹何事？』山僧聞說，遂成一偈而荅之。偈曰：『一句當機徹體涼，無邊罪障雪消湯。若人更把新殃造，難脫君家楚毒場。』爾時，閻羅獄卒聞說偈言，皆大歡喜，作禮而退。」卓拄杖下座。

冬至，示眾。僧問：「萬嶺雪消去，千林煖氣回。依時及節句，親切請師裁。」師云：「雪裏梅華火裏開。」進云：「昨夜韶光開竹戶，今朝大地醉春容。」師云：「動地香飄別是春。」進云：「乾坤難蓋載，佛祖罕知名。」師云：「閒言語，沒交涉。」乃云：「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諸仁者！者一頭露地白牛，趁亦不去、拽亦不回，賣也不得、買也不來，有時放去，蹤跡莫覓，驀地收來，頭角分明。溪東牧、溪西牧，水艸隨分納些；山前臥、山後臥，總在國王地上。牧笛一聲、兩聲，白雲三片、四片。夕陽坡上橫騎倒跨，平田淺艸放去收來。你賣也屬你、你買也屬你、不買不賣也屬你。從他月頭月尾，一任一冬二冬；饑來則餐、渴來則飲，秖耕自己田園，不踐他家蹊徑。足來水艸無人管，迥地遮天者一頭。」驀將侍者鼻頭拽，云：「牛兒！牛兒！水艸足也未？」復擲，云：「者畜生，五歲尚使不得。」

除歲，示眾。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云：「輸我撒風顛。」進云：「古人烹露地白牛分歲，龍牙今晚將何施設？」師云：「無底盤盛栗棘蓬。」進云：「可謂赤心片片施洪濟，罕見知恩解報酬。」師云：「親言出親口。」進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師云：「山僧不是箇樣人。」問：「臘盡春初即不問，佛性因緣事若何？」師云：「東風徹骨寒。」進云：「正當臘月三十日到來，還有不受節換者麼？」師云：「有。」進云：「阿那箇？」師云：「腳跟下築著磕著。」僧震威便喝，師云：「好一喝。」僧歸位，師乃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事如何？』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師云：「諸人要會麼？聽取山僧一頌：『東村王老夜燒錢，一陌堂前萬祟蠲，胸臆了無閒事挂，團圞兒女樂豐年。』」下座。

解制，示眾。「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妙峰孤頂有人行；十五日已後諸佛滅，無影林中藏皓月。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者裏，我有鉤子鉤你，匝地清風隨步舉。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者裏，我有錐子錐你，大地山河露赤體。正當十五日，且道用鉤即是？用錐即是？」良久，云：「正當十五鉤錐息，白牯黧奴展巴鼻；銅頭鐵額我山中，閒神野鬼他方去。」

元旦，示眾。「好是元旦新正，不審諸人會否？李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和衣泥裏便臥，從教佛面百醜。知他是聖是凡，管你一由二有；者箇一場漏逗，笑殺街花巷柳。我儂今辰既逢，也歌新曲一首；檀板宛轉低敲，清音嘹嚦細吐。雖非雅頌歌行，差勝秦人擊缶；節拍鏗鏗和諧，將以用祝我后。」乃敲拂子而歌云：「舒長化日照熙春，萬國歌謠樂瑞辰；林下野人逢此際，無生曲調又翻新。」復連敲拂子，下座。

普光明殿落成，監院請示眾，兼謝眾檀護并諸山禪德。「項者龍牙，於叫不應山前，選得無陰陽地一片，先命匠作人工，定其方向、平其基址，於其中間建立空王寶殿一所。今日功圓果滿，三界十方緇素高人同來隨喜，共雨寶華。而此寶殿又復彌布種種摩尼寶網，頓現種種無礙法門，敷奏種種華香音樂，充滿種種菩薩身雲，出生種種光明相好。諸來隨喜高人入斯殿者，盡證菩提；睹斯相者，悉得心空。於是，空王如來復與十法界中，生佛聖凡、抱識含靈，共處此殿。同一作用、同一語言、同一見聞、同一往復、同一娛樂、同一禪定、同一飲食、同一沐浴、同一證真、同一涅槃，乃至理無量差別門、事無量差別門，無不一一悉皆同等。空王如來與諸聖凡證是同等法門已，於一彈指頃，來向山僧拄杖頭上坐千葉寶蓮，而說伽陀曰：『無陰陽地不應山，玉殿瓊樓顯現間；寶網重重彌億匝，聖凡普會日交參。』」卓拄杖，下座。

銅佛開光示眾。僧問：「佛身充滿法界即不問，垂慈利物事如何？」師云：「一雨普滋，三艸二木。」進云：「直得亙古亙今，真風不墜。」師云：「且喜闍黎領話。」進云：「恁麼則佛祖頂[寧*頁]親切句，當陽鑒定更無疑。」師云：「瞻之仰之。」乃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者裏會得，秖見得趙州，不見得龍牙。金佛用度爐，木佛用度火，泥佛用度水，真佛不在屋裏坐。者裏會得，秖見得龍牙，不見得趙州。若也秖見得趙州、不見得龍牙，秖得其體、不得其用，墮在區宇，喚作活人路上死漢。若也秖見得龍牙、不見得趙州，秖得其用、不得其體，坐在明白地上，喚作光不透脫。若要體用雙彰，直下親見龍牙、趙州立地處，須是有德山辣手、雲門毒手、丹霞好手，將他金佛、木佛、泥佛、真佛一椎椎殺、一棒打殺、一火燒殺，龍牙、趙州被你一齊捉敗，體用二途是甚麼熱大？或若依前明昧兩岐、迷在悟裏，不免更向矢上加尖一上。」以拄杖右邊卓一下，云：「者箇豈不是金佛不度爐？」收拄杖，云：「秖者箇是金佛用度爐。」以拄杖左邊卓一下，云：「者箇豈不是木佛不度火？」收拄杖，云：「秖者箇是木佛用度火。」以拄杖中間卓一下，云：「者箇豈不是泥佛不度水？」收拄杖，云：「秖者箇是泥佛用度水。」放下拄杖，云：「且道真佛在甚麼處？切忌鑽龜打瓦。諸仁者！山僧恁麼道，早是將一桶屎潑你頭上了，臭氣已是不可聞，而今盡底倒翻，索性熏你去也。木佛不度火，慧林蕭寺寒冰鎖，丹霞冷要燒火向，累他院主眉鬚墮。金佛不度爐，韶石、龍牙兩齪夫，打殺爐烹雖竭力，依前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善財堪歎南詢禮，一百十城都歷遍，不出普賢毛孔裏。真佛屋裏坐，趙州我也信不過，既然此語是真言，如何八十猶行腳？」

晚參

冬節，晚參。僧問：「冰華未謝，梅蕊香飄，陰伏陽升即不問，箇中一句事如何？」師云：「石筍夜抽條。」進云：「恁麼則人間盡得春消息也。」師云：「聽事不真，喚鐘作瓮。」僧便喝。師云：「適來猶自可，而今更郎當。」僧擬進語，師便打。問：「日往月來即不問，如何是當陽不昧句？」師云：「紅日到天心。」僧禮拜退，師乃云：「鴻濛未判已前，無佛無祖無古無今；一氣潛回之際，有陰有陽有消有長。」驀拈拄杖云：「若論者一著子，佛不能識、祖不能名，非陰陽之能該，豈寒暑之可變？洞山掇退果桌，當頭蹉過；慈明揭榜僧堂，覿體乖疏。正當恁麼時，依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拍禪床云：「金雞啼破家林曉，愛日新添一線長。」

晚參。舉：「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眾生顛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清云：『洎不迷己。』僧云：『洎不迷己，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云：「衲僧家舉一明三、目機銖兩，蓋是尋常眼腦、本分機宜。者僧既逐色隨聲，鏡清遂因風放火。當時若是箇漢，纔見他道：『門外是甚麼聲？』拈坐具便搥，直饒鏡清全機，也只與他平展。雖然，如今要問諸人：『門外既不是雨滴聲，且道畢竟是甚麼聲？』者裏透脫分曉，許你入他阿字法門。」
晚參。舉：「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隨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僧又如前問修山主，修云：『不壞。』僧云：『因甚麼不壞？』修云：『為同大千。』」師云：「二尊宿！一人道壞，一人道不壞，致令者僧前不遘村，後不迭店。若是龍牙即不然，有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只對他道：『難逢與麼時。』何故？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作好乘涼。」
晚參。舉：「當山遁祖云：『天下名山到因腳，辛苦年深與襪著，而今老大不能行，手裏把柄破木杓。』」師云：「山僧住他院，把他杓，雖然養家一般，要且道路各別。到遍名山不動腳，遠近高低步步著，而今住院慚無福，腳著艸鞋手把杓。」
晚參。舉：「寶壽因胡釘鉸參，問：『莫便是胡釘鉸麼？』鉸云：『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麼？』鉸云：『請和尚打破來。』壽便打，鉸云：『莫錯打某甲。』壽云：『向後遇多口阿師，與汝點破在。』鉸後到趙州，舉前話問：『不知某甲過在甚麼處？』州云：『秖者一縫尚不奈何。』鉸於此有省。後來雪竇道：『我要打者三箇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卻胡釘鉸眼；二、打寶壽，不能塞斷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過寶壽。』」拈拄杖云：「更有一箇，大眾走散。」師擊禪床一下。師云：「山僧亦要打者三箇漢，一、打寶壽，只有打破虛空底鉗鎚，無補綴底針線；二、打趙州，只有補綴虛空底針線，無打破底鉗鎚；三、打胡釘鉸，不合向虛空覓縫罅。」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甚處去也？」擊禪床一下。
晚參。「不是心，日炙風吹古到今。不是佛，釋迦彌勒廝屈[泳-永+盾]。不是物，塞壑填溝露屍骨。」擲下拄杖。僧問：「青州布衫重七斤，意旨如何？」師云：「塞北天寒。」進云：「學人不會。」師云：「朔風吹不入。」
晚參。舉：「僧問長沙岑禪師：『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學人不會，意旨如何？』沙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師云：「長沙是他家裏人，所以

知他家裏事，當頭便與你指出南泉立地處，可謂知父莫若子矣！諸人還會麼？如或未然，山僧與你下箇註腳：『驢馬同途與麼來，南泉從此入輪回，負鞍啣鐵東西舍，步步相隨莫可陪。』」擊禪床一下。

小參

師在湘陰神鼎受請，小參。「拄杖未曾敲白月，先將折筋攪滄溟；魚龍知命拏雲去，倒嶽傾湫吼怒霆。」以拄杖空中攪，云：「還有知性命者麼？出來轟雷掣電看。」僧問：「師子在窟，爪牙鋒利；師子出窟，野干潛蹤。出與未出即不問，越格全提事若何？」師云：「祝融峰頂浪滔天。」進云：「果然牙爪如鋒利，坐斷千峰與萬峰。」師云：「從教喪盡野狐蹤。」僧一喝，歸位。師云：「急領出去。」乃云：「睠茲湘山色，高臥頗適閒；未圖誅茅遂，龍峰符命頒。回避苦無計，卻將條例攀；勦除新露布，扶起古剎竿。三更日午打，北斗面南看；須彌芥子納，牛頭尾上安。逢人即不出，焰裏鼓驚湍；逢人即便出，卍字空中刊。為人不為人，鐵裹爛泥團。」提起拄杖，云：「臨行解袋口，子細好生觀；傾出一栲栳，光曜天地寒。」卓一下，云：「一椎直擊碎，遍界黑漫漫。」
小參。「你等諸人總道：『我為生死事切，做工夫要緊。』且作麼生是你做底工夫？莫是看話頭、起疑情是做工夫麼？莫是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是做工夫麼？莫是是句亦鏟、非句亦鏟是做工夫麼？莫是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是做工夫麼？莫是內不住根本、外不依凡聖是做工夫麼？莫是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是做工夫麼？莫是一切處、一切時翻來覆去看是做工夫麼？莫是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是做工夫麼？莫是如失卻一件要緊物相似，十二時中東討西尋、尋討不見，心中只是放不過是做工夫麼？莫是佛來也殺、祖來也殺、自己來也殺，殺盡始安居是做工夫麼？莫是向佛未出世時、祖未西來時會取是做工夫麼？若如此，盡是癡狂外邊走、盡是雜用心處、盡是無魂必死之地，正眼觀來，總是死門，並非活路。趙州云：『老僧除卻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此外別更無用心處。』且道者老漢尋常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者裏見得七百甲子老禪和立地處，許你十二時中無片刻許虛棄底道理。所以道：『當參活句，莫參死句。』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活句下薦得，堪與祖佛為師。千差萬別不出者一毫頭，者一毫頭能開千差萬別之門，自古自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到者裏有眼也無覷處、有心也無用處、有智也無辯處，須是你自解作活始得。若秖依他作解，反障自悟門。總有神通光明，不能直下發現。」驀召眾云：「山僧今晚將你從前

黑山鬼窟一椎粉碎了也，還有自解作活者麼？」眾皆沉吟，師云：「依前只在鬼窟裏。」

除夕，小參。「年窮，歲窮，柴米窮，鹽醬窮，七事算來無不窮。窮到盡頭無窮處，撾鼓陞堂說窮法。無量法門難思海，未開口時已窮盡。凡聖俱窮人法窮，世界身心徹底窮；徹底之窮亦窮盡，窮到無窮始是窮。香嚴窮無錐卓地，棲賢窮無寸絲挂。二老當時稱大窮，看來未及龍牙窮；龍牙之窮潑天窮，古今佛祖罕並同。大眾！龍牙窮到世界身心俱窮底田地，正當今晚，將箇甚麼與諸人分歲，免得窮廝煎、餓廝炒？」良久，云：「諸人若也不嫌麤疏，山僧有箇飽無不足、饑無不消底，將來與你共歡同樂。且道是甚麼？不濕羹幾碗，鐵酸餡一盂，大家飽喫了，永劫絕饑虛。」喝一喝，下座。

歲夜，小參。僧問：「晴空雪盡露千山，極目風光萬境閒。坐斷殘更天地轉，斬新條令又重頒。如何是斬新條令句？」師云：「五九四十五，太陽來入戶。」進云：「恁麼則一擊曉鐘驚夢破，帶煙寒艸返青痕。」師云：「南柯打盡十更長。」進云：「吹開碧落煙嵐色，誰是松陰舊住家？」師云：「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進云：「龍生金鳳沖霄漢，一笛聲中奏落梅。」師云：「吉嘹舌頭三千里。」進云：「秖如華山千萬重，惟在巨靈抬手；淨名方丈室，能容獅象翻身。五位正偏，乞師剖析。」師云：「言前無的旨，句下絕追尋。」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一壺風月劫空前。」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萬象森羅一法印。」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不萌枝上雪華開。」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無影樹林藏赫日。」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寶殿虛明月不照。」進云：「與麼荅話，猶未出他古人窠臼在。」師云：「逢人但恁麼舉。」進云：「可謂東風醉盡山東李，不必啼鴉再報春。」師云：「急須合取口著。」乃云：「半千衲子水雲逢，山寺寥寥翠靄中。露柱無心吞佛祖，缽盂開口噇虛空。懶烹露地牛分歲，豈羨香嚴錐也窮？一夜鐵華生碓觜，普天瑞氣擁禪叢。」卓拄杖，下座。

小參。「佛眼和尚道：『如今參禪人有二種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卻驢了不肯下。』又云：『你不要覓、不要騎，你便是驢。盡大地是箇驢，你作麼生騎？』」山僧道：「你便是驢，盡大地是箇驢，要騎便騎、要下便下。你若秖下得、騎不得，亦是病；既下得了，又須騎得，方始是無病。騎得、下得，須是解倒騎驢底人始得；若是不解倒騎得底，未免騎了不肯下、下了不肯騎。所以道：『除非自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到者裏，更教甚麼人騎？更教甚麼人下？又更有甚麼驢可騎？更有甚麼驢可下？終日騎

驢，不曾跨著驢脊；終日步走，不曾離卻驢背。恁麼人騎恁麼驢，更有恁麼病。年來叢林凋落，佛法掃地，要覓一箇半箇解倒騎驢底了不可得矣！大慧云：『楊岐一頭驢，秖有三隻腳；潘閬倒騎歸，攔殺黃番綽。』者箇便是解倒騎驢底人。雖然，我更要問你：既是潘閬倒騎歸，因甚攔殺黃番綽？者裏會得去，許你倒騎驢子上楊州，蹋破洞庭波底月；若也未會，叢林堪歎日凋傷，驢上騎驢笑殺人。」

歲夜，小參。「百丈和尚云：『你者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眾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雲峰和尚云：『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卻今之叢林，更是說不得也。所在之處，或聚三百、二百浩浩地，只以粥飯豐厚、寮舍穩便為旺化也。兄弟！當時說不得，而今豈是說得？在處叢林，據位稱師者，說禪說道，如盲摸象；視利視名，似石吸鐵。擔囊行腳者，曾不以己躬是念，一味打哄過日，但見一千五百處刺頭便入，初不辨其邪正是非，惟便軟煖趁熱鬧，師與弟子互相聾瞽，如打鼓弄猢猻相似。弄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猻也走卻，只落得一場熱亂而已。當爾之時，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眼前唯見眾苦所迫，不恨自己平昔未曾向腳跟下真實究竟到大安樂田地，反怪佛法無靈驗，真可憫也。兄弟！你道者些熱亂境界從甚麼處得來？還知麼？從你最初發心時無正因行腳處得來，從你最初入此門時無正因擔荷佛祖慧命處得來，一向只在謾人自謾處乾弄，所以後來以至如此。今晚是箇小年夜，直須打辦在前，莫待自家大年夜忽然到來，臨渴方纔掘井時遲也。珍重！』」

除夕，小參，兼為諸禪解制。「年亦窮，歲亦窮，封門積雪落窮冬，蒙頭衲被頹然坐，萬事收歸一念中，臘月三十今夜到，風顛撒殺龍牙翁。元宵制向除夕解，條例不與諸方同，大悟方纔稱解制，若還不悟解無從，要知解制親切句，透金剛圈吞棘蓬。此制若還解不得，猢猻仍在布袋中。一箇猢猻苟能椎得死，日出來朝一點天地紅。」

正覺寺慈照大德禮懺，請小參。「一念心清淨，是名佛出世；一念心垢染，是名佛滅度。此一念心未清淨已前，舉心動念是過？是愆？開口動舌是過？是愆？行、住、坐、臥是過？是愆？動用施為是過？是愆？一念心既清淨已後，從前無明障蔽如晝破暗，從前煩惱惑業如日消冰，從前冤對愆尤如火燒乾艸，從前貪、瞋、癡、慢如風卷殘雲。一念心清淨時，即是發菩提心。菩提心纔發，一切舉心動念悉是佛之作用；一切開口動舌悉是佛之知見。一切行、住、坐、臥悉是佛之三昧，一切縱橫順逆悉是佛之真智。我小師元一於一念頃證此菩提大道心理，延請一十二眾淨侶，于二七日中轉七軸

《法華》、禮十卷《梁皇》。今日佛事半周之際，又復懇啟山僧舉揚般若，將期一會緇俗同得同證自利利他之行，是皆從菩提大道心中流出。所以道：『諸佛心中念念眾生成等正覺，眾生心中念念諸佛出世。』正當恁麼時，是汝諸人還委悉得麼？」驀拈拄杖卓一下，云：「轉凡成聖而今決，轉聖成凡好再參！」下座。

機緣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云：「如何是法？」師云：「西天梵語，此土唐言。」云：「因甚麼佛法不現前？」師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師遂問僧：「如何是僧？」僧便喝，師打云：「頭上喫棒，口裏喃喃。」

僧問：「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厲聲云：「者廝飽喫飯了，對眾謾語。」便打趁。復召云：「來！來！我且問你主人公還解喫飯麼？」僧便喝。師云：「好好問你，鼓粥飯氣作麼？」

僧問：「疑情發不起時如何？」師云：「若發起，即疑殺你去。」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依前秖在死水裏。」師遂問眾：「忽然活來時如何？」眾荅不契，師自代云：「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

僧問：「生死到來，向甚麼處回避？」師云：「龍牙寺裏。」

僧問：「如何是藏身處沒蹤跡？」師云：「豫讓吞炭。」云：「如何是沒蹤跡處莫藏身？」師云：「明月棲鷺。」

有數文學訪次，問師：「老師大號？」師云：「雲叟。」云：「是何叟字？」師云：「叟不遠千里而來。」云：「有以利吾國乎？」師云：「楚國無以為寶，唯善以為寶。」眾皆相顧大笑。

有僧謂師：「近日某知識真正為人。」師云：「他如何為人？」云：「他道你在我者裏住，我每日舉古德機緣，你一日記一則，也有無限利益。」師云：「你若記著箇元字腳在肚皮裏，入地獄如箭射。」

師問僧：「前日有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山僧向他道：『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恁麼道還得否？」云：「得與不得，阿誰敢定？」師云：「情知你定當不得。」云：「即今忽有問和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云：「鷂子過新羅。」

師一晚同眾坐香次。謂眾云：「我見你們參禪，覺得艱難之甚，如許多時，要一些影響也不見。如今不免將我自己底一齊與你了，免得在此覷地覓鍼相似，卻沒了期。」遂起身，連抖擻數下，歸方丈。

講僧參。問：「某甲一向在葛藤窠裏時如何？」師云：「待汝跳出來，山僧荅汝話。」僧無語而立，師云：「葛藤！葛藤！」
舉：「五峰常觀禪師因僧辭，峰云：『甚麼處去？』云：『臺山去。』峰豎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卻來者裏與汝相見。』僧無語。」代便喝。又云：「恁麼則不去也。」
僧問：「中秋佳節事如何？」師云：「皓魄逢今夕，清光分外圓。」云：「還有相見分也無？」師云：「澄潭影盡後，覿體鑒無偏。」
僧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眾流逢海盡。」云：「一歸何處？」師云：「眼裏耳裏鼻裏。」
僧問：「某甲話頭提不起，乞和尚指示。」師云：「你話頭有多少重？」僧佇立，師打趁云：「提不起即擔取去。」
師客西陵時，有僧克六來參，自言雲居印其有省。茶畢，與師借源流看，師展兩手云：「請看。」僧擬議，師劈面便掌，僧云：「和尚自有真底在。」師復掌云：「是真是假？」少頃，師問僧：「汝既雲居得省，我且問你，未上雲居時迷在甚麼處？」僧指自足云：「看腳下。」師云：「汝腳下何從得此迷昧來？」僧面紅無措，師連棒趁出。
舉：「萬壽如璣禪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代云：「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僧擬對，壽即撫其背云：『不可思議。』」代云：「謝和尚重重相為。」
舉：「九峰普滿禪師問僧：『近離甚麼處？』僧云：『閩中。』峰云：『遠涉不易。』」代云：「恭惟和尚起居萬福。僧云：『不難，動步便到。』峰云：『有不動步者麼？』」代作掀禪床勢。「僧云：『有。』峰云：『怎得到此間？』」代云：「那一人不觸途？」
僧問：「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如何是無身有事超岐路？」師云：「到江吳地盡。」云：「如何是無事無身落始終？」師云：「隔岸越山多。」
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云：「美食不中飽人餐。」云：「喚甚麼作食？」師云：「無你下口處。」云：「吞卻了也。」師云：「太險生！」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知砒霜可喫得麼？」師云：「此猶是揀擇。」
師問僧：「近日本分事作麼生？」云：「不奈瞌睡何。」師云：「你半夜裏正困著時，還瞌睡麼？」僧無對。
僧問：「念佛底是誰？」師云：「合取狗口。」

師問庫司：「你庫房裏有甚麼貨物？」云：「一切總有。」師驀翹一足，云：「還有者箇麼？」云：「有。」師云：「既有，來者裏討箇甚麼？」僧無對，師便打趁。
師一日問眾云：「父母未生前底面目即不問，汝諸人作麼生是你父母已生後底面目？」一僧云：「眉橫鼻直。」師云：「忽然落盡眉毛，打失鼻孔時又作麼生？」僧無對。
師問僧：「適纔喫幾箇饅頭？」云：「兩箇。」師云：「黑面老子問你打算飯錢時，將甚麼與他？」僧無對。師代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僧問：「女子出定，意旨如何？」師云：「不消彈指。」
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打碓打磨。」云：「飲者如何？」師云：「換骨洗腸。」
僧問：「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大家在者裏。」云：「如何是箇箇學無為？」師云：「橫吞栗棘蓬，豎透金剛圈。」云：「如何是此是選佛場？」師云：「牛欄馬廄。」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剎竿頭上禮西方。」
僧問：「大溈抵龍牙，秖是一條溪，因甚過了又過？」師云：「逢源不盡。」云：「既是龍牙，因甚門前虎跡斑斑？」師云：「一彩兩賽。」云：「久嚮龍牙，及乎到來，龍尚不見，牙從何得？」師云：「子甚麼時到龍牙？」
師一晚舉古批判次，一僧云：「和尚恁麼道，大似隨聲逐色。」師云：「你喚甚麼作聲？」云：「和尚還聞麼？」師云：「卻是汝隨聲逐色。」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折筋攪滄溟。」云：「忽遇客來，將何秖待？」師云：「爛炒浮漚滿滿盛。」
居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云：「既是俗人，不許會佛法。」云：「為甚麼不許？」師云：「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閒無奈襍頭何？」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長沙來。」師云：「因甚麼拖泥帶水？」僧便喝，師云：「山僧被你一喝。」僧旋一匝而出，師云：「好興逆水波，莫隨風力轉。」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吹毛出匣魔軍伏。」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萬象收歸古鑒中。」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大地平沉佛祖亡。」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綠水青山事事真。」
有時因僧問：「本來親父母，歷劫不曾離。如何是歷劫不曾離底父母？」師云：「終朝常覿面，共語不相知。」僧禮拜退，師乃問

眾：「既覿面共語，因甚不相知？」眾下語不契，師自代云：「更深垂卻夜明簾。」
僧竺傳，一日謂師云：「某項於一知識會中問一因緣進語六轉。座上長老三轉語荅放汝三十棒，四轉語荅喝。某雖智眼未明，然亦知彼決定瞎漢亂統。今日乞和尚當陽荅出，作千古宗眼。或彼邪師聞此塗毒鼓聲，當下即死，則法施之恩不淺矣！」師云：「汝但當陽問將來。」云：「明星現時，世尊大悟。未審悟箇甚麼？」師云：「撞著從前自家底。」云：「悟了還同未悟時，世尊因甚道奇哉？」師云：「折筋攪滄波。」云：「如何是大悟？」師云：「髑髏裏眼睛。」云：「如何是小悟？」師云：「枯木裏龍吟。」云：「如何是迷中悟？」師云：「我者裏沒者樣人。」云：「如何是悟中迷？」師云：「我者裏著者樣人不得。」云：「秖如迷悟雙亡底人又作麼生？」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鏟草次，僧問：「蚯蚓鏟為兩段，兩頭俱動，畢竟佛性在阿那一頭？」師云：「動底不是佛性，佛性不解動。」云：「既不是佛性，動底是甚麼？」師云：「不見道，風火未散。」
居士參，謂師云：「佛教中謂人死後復有六道輪回之報，不知果有否？」師云：「道有也是說夢，道無也是說夢，居士還曾夢見麼？」云：「死了！死了！一死便了，如何更有善惡報應之事？」師云：「居士即今還了也未？」云：「有甚麼不了？」師云：「請居士即今便死去。」士無對。
僧參，師問：「高隱甚麼處？」云：「一向在行腳。」師云：「腳作麼生行？」云：「昨日離益陽。」師云：「既是行腳僧，因甚麼遊州獵縣？」僧無語。師云：「闍黎蹋州縣困，且坐喫茶。」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骨底骨董。」
僧問：「法性海深，還能窮得到底麼？」師云：「窮殺你。」
師問僧：「汝死也，燒作一堆灰；我死也，燒作一堆灰。且道向甚麼處相見？」僧無對。師云：「汝問我與你道。」僧理前語，師云：「蒼天！蒼天！」
僧問：「靈雲見桃華意旨如何？」師云：「墮坑落塹。」云：「見後如何？」師云：「墮坑落塹。」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云：「他是福建子，語音多鴃舌。」云：「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而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云：「我道更疑三十年也未得歇在。」云：「和尚莫不肯靈雲麼？」師云：「非但靈雲，玄沙也不肯他。」
僧問：「如何是大悟無道？」師云：「正搔著山僧痒處。」
僧問：「如何是禪？」師云：「跳不出。」云：「如何是道？」師云：「蹋不著。」云：「禪與道相去幾何？」師云：「一不成，二

不是。」
師一晚問眾：「劫火洞然，向甚麼處安身立命？」眾荅不契，師代云：「在裏許。」復云：「在裏許作麼生回避？」一僧云：「火裏生蓮終不壞。」師不肯，復代云：「他得自受用三昧。」又云：「他作何行業得此三昧？」代云：「行大闡提道。」
僧問：「雪覆千山，因甚麼孤峰不白？」師云：「不可教你討頭不見。」
僧問：「空劫中還是佛在法先？法在佛先？」師云：「佛法俱不在先，是汝在先。」云：「若道佛在法先，恁麼時人尚無，阿誰成佛？」師云：「是汝成佛。」云：「若道法在佛先，恁麼時佛尚無，阿誰說法？」師云：「是汝說法。」
僧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意旨如何？」師云：「我秖生得你者一箇兒，雖不遇知音，怎肯拋向水中？」
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遍界不曾藏。」云：「出世後如何？」師云：「大地絕消息。」云：「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賺卻多少人？」
僧閱《笑岳錄》，問：「此是[佛/(佛*佛)/魔][魔/(魔*魔)/佛]甚麼字？」師云：「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僧門：「某甲向賓中來，乞師主中一接。」師卓拄杖云：「山僧無者閒工夫。」僧便喝，師便打，僧又喝，師又打云：「久嚮龍牙，元來見解如此。」師連棒趁出。
師一晚舉：「甘贄行者因僧至其家，緣化什物住菴。甘云：『有一問，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僧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菴。』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師命眾代語，眾荅不契，乃自於心字處代云：「行者猶有者箇在。」又代無語處云：「將謂你是箇俗漢。」
一日，因雪問眾：「古者道：『雪覆千山，孤峰不白。』如今為甚卻白？」一僧云：「萬象光中獨露身。」師云：「鄭州出曹門。」一僧云：「別是一家春。」師云：「同坑無異土。」乃自代云：「一齊都蓋覆，免教礙眼睛。」復云：「金剛正眼本無遮障，因甚卻成礙去？」無對。代云：「始稱無礙眼。」復云：「那箇是上座無礙底眼？」無對。代豎起一拳。
僧問：「如何是龍牙境？」師云：「千峰朝嶽頂。」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句定乾坤。」
師客寓一院，因亡僧遷化，乃謂主僧曰：「我昨日看他時，尚自健羨。」僧云：「恁麼則被和尚看死了。」師云：「若如此，我已後

總不看你。」僧無對。
居士問：「善知識還用工否？」師云：「用工。」云：「未審用甚麼工？」師云：「箍漆桶。」

垂語

師臨終，垂三問示眾：「一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且道病從何受？二問：四大五蘊散滅之後，且道者受病底人，還病還不病？三問：且道者受病底人，即四大五蘊病，非四大五蘊病？」
雲叟住禪師語錄卷上

雲叟住禪師語錄卷下

侍者元一　記錄

頌古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天高地迥意悠悠，一片皇風四百州。日日與君華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據坐。外道讚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歡喜作禮而去。阿難尋問：「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老胡曾未揮鞭影，良駟何從見影鞭？瞥爾機先窺見了，追風千里去翩翩。

殃崛摩羅因持缽至一長者家，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

蜂從華裏掠香飛，香掠枝頭兩股肥。無限馨香狼藉盡，路行人惹一身歸。諸禪伯，報君知，香在枝頭不在衣。

讓和尚居南嶽時，馬祖住傳法院，日常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祖曰：「圖作佛。」師一日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磨，祖曰：「磨此何為？」師曰：「磨作鏡。」祖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祖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祖於是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符般若多羅讖馬駒蹋殺天下人之語，南宗大闡於震旦。

車運何曾在打牛？牛行端的打車休。劫前常運無私步，迴地遮天者一頭。

百丈問黃檗：「甚麼處來？」檗曰：「山下採菌子來。」丈曰：「山下有一大蟲，汝還見麼？」檗便作虎聲，丈於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丈至晚上堂曰：「大眾！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出入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後溈山問仰山：「黃檗虎話，子作麼生？」仰曰：「和尚如何？」溈曰：「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甚麼到如此？」仰曰：「不

然。」溈曰：「子作麼生？」仰曰：「不唯騎虎頭，亦解把虎尾。」溈曰：「寂子甚有險嶮之句。」

爪牙獰，聲震吼，擒虎與縱虎，是誰羨好手。一斧斫兮一掌揮，間不容髮絕窠臼。窠臼絕，括地腥風一陣來，深深陷阱狠忙掘。

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繩床把住曰：「道！道！」僧擬議，師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便歸方丈。

肉團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好看。及乎證據將來，依舊毛髮滿面。

臨濟將示滅，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怎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

正法眼，正法眼，彷彿烏梅黑兩點。臨濟苦死要傳付，三聖瞎驢鳴熱碗。鳴熱碗，兩箇黑漆桶，堪嗟共死款。

風穴沼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云：「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

野盤僧，野盤僧，襤褸氈氍得人憎。者邊那邊，躲跟過日。休夏自恣，不守規繩。賺均提捏鬼怪，瞞無著打葛藤。咦！典型師範無些子，七佛之師尚可稱。

雲門因僧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七九六十八。」僧曰：「為甚麼七九六十八？」師曰：「我為你滅卻五年。」

七九六十八，一語無縫罅。不用險嶮句，問東便西荅。老倒韶陽大無端，是沙是土眼裏撒。返覆數來百千番，依舊當年李八伯。

龍牙遁禪師因僧問：「古人得箇甚麼道理，便休去歇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賊入空房何可得？七珍八寶一時拏。從茲直下便休去，歸到家山日未斜。

乾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菴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委悉。」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諾諾。

人間天上數如麻，弄鬼精魂事可嗟。古墓鐵蛇頭戴角，嶮前石虎尾吒沙。動絃別曲風雷合，輥芥投針日月拏。打破韶陽菴外句，木人夜半照菱華。

麻谷參忠國師，繞禪床三匝，振錫而立。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國師叱曰：「者野狐精出去！」

振錫繞床，如是咄叱。照用同時，箭鋒相直。平似砥中險似嵓，甜如黃檗苦如蜜。下稍突出野狐精，華嶽崩騰海水立。咄！

溈山祐禪師示眾曰：「如許多人，秖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菴主曰：「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菴主蹋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

仰山解舉不解用，菴主解用不解舉，大用堂堂總蹉過，笑倒山前老水牯。

廬山永安禪師因僧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

換骨洗腸投紫塞，從空放下一身輕。搏風好擊南溟水，據鼎休嘗染指羹。白月無心來碧沼，清光不語到檐楹。一回撲碎懸嵓後，百尺竿頭撒手行。

長慶暹禪師因僧問：「離上生之寶剎，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僧曰：「忽逢櫓櫂俱停時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華。」

出門千里沒行車，倒跨楊岐三腳驢。月下忽逢張果老，風前攜手笑歸廬。

九峰乾禪師因僧問：「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謾語。」僧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珍御在。」僧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

珍御盡將揚糞掃，寶几一一撒塵灰。那邊不坐空王殿，聲色堆頭絕點埃。

洛浦安禪師因僧問：「諸聖恁麼來時，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

開心碗貯鐵釘飯，無底盤盛木札羹。不遇風生席上客，只成虛設對秋清。

雲峰悅禪師因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僧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雲從龍，風從虎。」

雲從龍，風從虎，方圓一一就規矩。斧斤不施器琢成，雲峰之技超今古。君不見，儻忽鑿開混沌竅，竅成混沌旋復死。

靈雲志勤禪師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而今更不疑。」玄沙聞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尋劍人，尋劍人，桃華一見喪家珍。明明無悟卻言悟，惹得旁人簸觜唇。觜唇簸了是非起，三十年功付流水。從今再不悟桃華，者場

煩惱自討底。

洞山初禪師因僧問：「赤水求珠，猶是人間之寶；和雲唱出，固非格外之譚。未審今日將何示人？」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

灘歌祭鼓，義越群言。窮萬法本，廓千聖源。禪人到此如不會，一任紛紛格外論。

長沙岑和尚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者箇，秖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汝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蹋，山曰：「囚！直下似箇大蟲。」

兩兩普州白拈客，夜深天上竊蟾蜍。而今犯出難輕赦，一併和贓捉敗渠。

黑眼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底師？」師曰：「善財拄杖子。」

條條七尺箇山藤，斗笠腰包力荷承。煙水百城攜遠涉，妙峰孤頂挈同登。世雄徒把慈門啟，勝熱空將智焰騰。五十三人承事遍，歸來依舊倚門扃。

葉縣省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觀音勢至，引到西方。」僧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涅槃山側畔，香煙滿乾坤。」

勢至觀音為引路，萋萋芳艸送君去。除非自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

玄沙侍雪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者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

渾渾圇圇，玲玲瓏瓏，面面連輝接影，層層霽月光風。雪峰起模畫樣，玄沙合頂完封。天地未興先已就，徒然忙殺兩禪翁。

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缽盂去。」僧忽然大悟。

喫粥了也洗缽畢，長連床上展腳睡。若也於中更言悟，畫蛇添足我不會。

投子和尚因僧問：「能所俱忘時如何？」師曰：「無與麼事，莫作與麼知解。」

飲徹雲根蝦蛑東，金輪天子下瑤空。安南塞北分諸國，盡在吾王化育中。

東寺如會禪師因仰山問：「借一路過那邊，還得麼？」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仰良久，師卻問：

「借一路過那邊，還得麼？」仰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師曰：「秖有此。」仰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半合半開，雙暗雙明。一毫端上，往復縱橫。東寺山頭立，仰山海底行。迢迢空劫無人到，天子姓金不可名。

笑嗤寶和尚因僧問：「一言道盡，更不容其言時如何？」師曰：「武陵溪畔杜鵑語，十里桃華血染紅。」

痛淚洪咽泣已乾，血啼猶復灑涓涓。庭華亂落春歸去，苦雨凄風好自憐。

天童密雲悟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生死業？」師曰：「即汝是。」「如何是涅槃心？」師曰：「即汝是。」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指云：「去！」僧喜躍而出。

即汝是，汝即是，栗棘蓬，劈面擲。劈面一擲橫吞卻，虛空赤體皮膚脫。復云：「險。」

弘覺老和尚住大覺日，牽驢巡堂一匝，命眾下語，眾下語已，仍以艸一束拋向眾前，眾不能荅，乃自代前語曰：「寶御珍裝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代後語：「但作驢鳴。」

碎玉焚珍下鳳臺，行於異類且輪回。一回卸卻娘生褲，幾度曾將正眼開。馬字驢名隨處現，人間天上豈能該。雖然行盡畜生行，不識誰酬畜報來。

法語　示無默戴居士

戴君無默居士，山僧始至西陵時，即相從問道，夙於般若有大因緣，在聲色塵勞中，不由人教而自知有此段奇特大事可以超生脫死，且言：「誓以此事，今生若不了辦，決不肯休。」大哉！此心一發，則已省得無限塵勞事了也，深為可羨。近日學此道而要如我居士如此深信堅固者，不道全無，只是還少。疇昔嘗需語指示入道捷徑，山僧從其請而詳細開導於彼篇葛藤中，意已盡矣。今不待請而再為葛藤者，因其愛向有理路言句上解會領覽。解會領覽乃聰明靈利人窟宅，古人事不獲已，說出許多閒言長語，本要為眾生拔生死疑根，眾生不達其方便，而反於其中作盡聰明道理，豈知聰明道理作到無纖毫透漏田地，終不可敵他生死，只成得箇弄業識疑團而已。當人分上不得自由自在者，只是者些作聰明道理底為害為殃。永嘉所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者是也。如今要得乾坤獨露、脫體無依，但只將者作聰明道理底一刀斬為三段始得。秖者斬底刀子亦只在當人自己手裏，他人為我下手不得，要我自己拼得性命直斬一刀，方為有力量大人。若也貪生怕死，你不殺他，

他便殺了你，你與他性命相負。你殺卻他，則家國晏然；他殺卻你，則禍事非小。大慧云：「者箇道理向事上覷則疾，若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疏轉遠。」何以故？蓋者一些子是箇活潑潑地，無蹤跡可尋覓者，你擬向東邊討他，他卻在西邊立地；你擬向那邊討他，他卻在者邊立地；你擬不要見他時，他卻在你面前露迥迥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十二時中折旋俯仰、築著磕著，一一天真、一一靈妙，向者裏著得一隻眼則疾，若別作玄妙道理解會則轉疏轉遠矣。又第一不得將心待悟、執迷求悟，若有此病則永無悟期。記得居士曾問山僧：「不知弟子何時得悟去？」山僧云：「你從來不曾迷，何用求悟？」此等說話正是劈面提持。彼時因見居士不能當機直薦，復與泥裏洗土一上者，蓋欲居士不執在迷悟上耳。德山云：「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是知從上先德指示人處，罔不向直截處著到，幾曾教你向外馳求，別作道理來？據實而論，只以囚地一聲為到家時。年來此道大喪，握拂柄而為人師者，有以奇特玄妙為禪道者、有以胡言亂語為禪道者、有以穿鑿古人公案為禪道者、有以敲床豎拂指東畫西為禪道者、有以無言無示一向黑山鬼窟裏坐地喚作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為禪道者。上來種種施設，各各自謂具向上爪牙，全體作略，殊不知正是弄業識精魂，與本分事上了沒交涉。又有一種光頭外道，或於叢林中隨隊骨董住得一二半載，自己腳跟下黑洞洞地，也來城隍聚落造妖捏怪，顛言倒語，簧鼓聾俗，以己之愚以愚他人。如斯之流，別造地獄著你去。在我無默居士，邪正已自辨得，山僧固無慮也。能久久不退初心，只如此做去，時節到來，驀然打破漆桶，親見自家本來面目。那時說正說邪也由我、不說正說邪也由我，說生說死也由我、不說生說死也由我，說迷說悟也由我、不說迷說悟也由我，說道理也由我、不說道理也由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生死、迷悟、邪正、道理是甚麼熱碗鳴聲？當恁麼時，更喚甚麼作邪正？喚甚麼作生死？喚甚麼作迷悟？喚甚麼作道理？乃至又喚甚麼作說不說？咄！恁麼打葛藤，直到阿逸多出世亦無了期。且截斷。

生死病根拔不得，千生萬劫為害為殃。出一皮袋了，又入一皮袋；出出入入，無有了期。性燥漢，虛空大地直下掀翻，一摑粉碎，便見風清八表，光洞十虛，生死根株覓其影跡，了不可得矣！即出入一切皮袋，亦不曾離卻自家本位。到恁麼田地，山僧有三十拄杖要你喫，而今且不打。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如曜十大日輪於太虛空中，盡塵毛剎海，三世古今，晝夜六時，常放妙寶光明，無幽不照，無暗不破，更無一絲毫隱晦處，無一絲毫障礙處。雖然，更須向生佛未彰，明

暗未逗已前，勦其光、滅其影始得。如或不然，久後成箇撮光弄影之徒去在。

詩偈

遠菴法兄和尚開法神鼎賦贈

虎嵓老子僧之龍，高躅吾兄步後蹤；掣電之機人罔測，有如霹靂起晴空。[番*支]土揚塵過湘水，嘯風於菟出雲裏；重闢諆老古門庭，水赴雲趨問源委。道旁拾得無根艸，須彌靠倒還扶起；湘北湘南咫尺間，武陵溪畔是我里。君去碧桃華正開，景物無情亦欣喜；我此歸程端在秋，雨笠煙蓑已料理。相期共話洞庭春，千古稀聲[番*支]人耳；手中時把任公竿，閒坐孤峰釣金鯉。

客鑒湖喜友人至

山館虛寥寥，日色澹相倚。晝夢破蟬聲，心胸洗流水。故人江上來，一見心自喜。遺我黃葉句，字字清風起。偉哉！君子風，言發非終始。百年千載後，知音我與爾。

龐伯容居士乞偈示之

君不見，當年有箇龐蘊翁，馬師言下喪家風。有男不婚女不嫁，團圞頭聚談真空。君也與渠同箇姓，作略肯讓渠稱雄。好將楚水一吸盡，突出金烏掌上紅。非特步追龐公武，還能滅卻馬師宗。又不見，南泉會裏甘贄叟，落落生機罕匹偶。無米飯炊接往來，一粒塞斷衲僧口。譬如餧馬與餧驢，敵勝驚群師子吼。堪歎君今繼此風，馬驢來噇何憧憧？我亦隨例噇一頓，潦倒人前恣脫空。劇談抵掌開歡悅，喑啞叱吒喪狐蹤。佛祖不傳頂[寧*頁]句，而今說與龐伯容。

韞石禪人乞偈示之

上人發足來西江，瞻風撥艸何皇皇？參我龍峰一千里，質疑之外無別將。傲骨凌凌操冰雪，與誰天地相低昂？男兒標致合如此，局促軒籠非大方。君不見？德山當年初出蜀，凜然氣宇摩穹蒼。直向南方剿魔子，眉間倒挂金剛王。因侍龍潭夜深立，紙燈吹滅

眼前光。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鐵棒摟翻硬脊梁。轉身逆把虎鬚捋，手面一著超尋常。二老不作此令冷，吾今為子聊一揚。

秋夜留別積翠諸公

通夕不肯寐，西風吹蕭索。桐葉落秋聲，山川同寂寞。月白千萬峰，靈籟生幽壑。因思初古人，使我遠行腳。孤笻破大荒，天地一囊橐。

將入楚誅茆留別圓知和尚

逢君霅水與君好，數載情同莫逆道。熏風動我故園心，惜別愁看原上艸。握手分攜話別難，不盡離思兩懷抱。虎林風月君主張，楚國千峰我投老。已驚歡晤難可期，況復衡陽艱鴻鳥？明朝回首曉江寒，一圓新日蕩波杪。

送西鑒禪人之松陵艸菴達神山禪師書

烈日焦山鳥畏飛，芒履翩翩下翠微。征途蹋碎炎炎暑，凜然遍界揚清輝。君不見？古人親師好標格，雪兮暑兮無難色。生受途中喫許般，未肯些兒介胸臆。荷法身心鐵石堅，道昭今古光烜赫。首山不辱沼翁命，法戰場中收艸賊。安公不忝德嶠使，劈箭機鋒驚皖伯。汝也今充此執行，吾也駐聞收賊捷。此賊竄身艸澤中，渚月江華多摽竊。今當受命出師時，與汝錦囊一計策。捲旗息鼓卒然臨，審機度勢搗巢穴。月魄雲魂一箭穿，有如疾風落秋葉。賊魁既斬六國平，木馬歸眠松下月。使乎使乎不易稱，如此而後始稱得。

淵雲知客求偈示之

我口尋常挂壁上，除非喫飯方取下；今朝取下飯無喫，與汝一箇閒話杷。我此話杷半字無，不似維摩口多聒；維摩多口談不得，我無半字如鉼瀉。杜口毘耶話杷傳，況復如鉼瀉而下？淵禪苟具超方作，話杷一時都抹殺。

潘子元公施木助建靜室以偈謝之

我初來溪上，結宇雲鳥邊。柱將荊柒縛，壁以艸茅編。上雨苦常濕，旁風悽每穿。馴虎臥檐下，狎鹿眠床前。如是歷二載，處之澹如焉。濱水有潘子，賢士風四傳。我固非賢者，潘子而知賢。見我頹坐此，施木勸勝緣。我得木之施，廬室功獲圓。始免雨風苦，得安坐臥便。以我嗌穴士，潘子且尚然。何況貧里子，而不蒙澤旃？此則小節耳，於公奚足宣？潘子澤在民，口碑在所鐫。

掃開山圓暢、居遁二祖塔

蕭蕭波堵冷雲丘，倚杖荒原悵莫休。毀去豐碣湮艸壤，存來吾道仰閻浮。披蓁敬奠伊蒲塞，擊目悲看法社秋。緬想高風當日韻，菲躬慚愧繼芳猷。

除夕

擁毳寥寥坐竹齋，虛窗香送早梅來。寒聲盡逐殘更去，春色將隨愛日回。竟夕不眠鄉夢斷，慈闈想到旅魂摧。床前靠卻敲風杖，聊對青燈酌茗杯。

旅菴和尚初度，偈以壽之

傲雪梅英占早芳，可方逸士發天藏。瑞徵泉石呈嘉運，氣靄乾坤剖大荒。筆底華開春滿篋，句中珠吐夜生光。一笻煙水南詢遍，脫下芒鞋曬夕陽。

贈佛日天岳和尚

三臺舞罷楚雲隈，又震雷音浙水來。眸刮金鎞耆國手，爐烹佛祖活鉗鎚。戲將毒鼓當軒擊，笑把龜毛空裏栽。為報五湖玄學者，皋亭路上滑如苔。

春暮過昭陽探知己

一葉輕舠訪隱淪，蒹葭深處見伊人。波光靜照鬚眉古，野景晴開耳目新。庭樹華殘春已老，竹樓簾捲燕來頻。因思昔日苕溪上，薄暮尋梅過比鄰。

贈皇慶谷王和尚

浙水吳山廿載尋，百城罷請飽叢林。莖毛雨出摩尼寶，一曲彈來師子琴。翰墨淋漓隨意灑，珠璣錯落發天吟。空階寂寂苔無恙，門徑翛然鎖綠陰。

贈金牛焞姪和尚

獨據金峰最上峰，瞎驢端的滅吾宗。青苔剝雨春從長，黃葉堆階秋任重。牙爪豈同狐兔類？芳塵直步乃翁蹤。他時生殺機拈出，佛祖鞭教死款供。

過張雲臣居士別業

席地冒天寄一方，亂離不到臥羲皇。晨興正定刳空際，午夢殘書枕股旁。竹戶茅堂封古霧，女牆蘿壁拽新篁。逃禪盡是休官後，豈只高風羨李楊。

清河曉發

夢回高鳥噪幽枝，驚起扁舟發釣磯。幾點晨星殘照水，一江風露冷侵衣。潮聲初落平分曙，人語喧傳半啟扉。迎面好山看不的，涼飆時送飽帆飛。

旅邸送別履冰禪師

衲裰山雲出楚湘，又攜湘月下維揚。休傷此際違顏重，勉矣前途好自將。遠樹遙迎帆影綠，岸華近接杖頭芳。與君揮手春風裏，旅況蕭蕭各路長。

過孚萬周居士別業

風月婆娑世杳忘，伊人何代隱茅堂。傲寒修竹當門綠，衝雪梅花隔圃香。閒狎支公梳羽鶴，時吟庖子解牛章。干戈滿地烽煙遠，咫尺乾坤別一方。

贈神鼎符姪禪師

遠兄真子契先公，博飯栽田繼祖風。戛玉鏗金青嶂裏，牽犁拽耙白雲中。钁頭舉起轟塗毒，耨柄拋來擲棘蓬。堪笑弄他閒口鼓，

卻教嗤我石鄰翁。

春日登白皋峰

老步龍鍾上翠微，落紅滿路鳥空啼。濛濛曉色吹深雨，冉冉春光度遠溪。翹首雲林千嶂迥，回眸煙樹萬家低。他時歸臥孤峰月，尤憶攜笻楚水西。

留別達源周文學

纔踵西陵又入湘，苦無定力共清光。為看原上春蕪綠，卻憶雲中薝蔔香。學佛知儒君自羨，敲風打雨我偏狂。偶來林下成奇遇，幾度曾拈柏子商。

遊龍湖阻雨宿南竺菴

泉流決決鳥喈喈，春煖閒尋景物佳。擬向蓬湖邀白月，卻隨風雨宿空齋。飲雲或可瞻辰蜨，煉石無因見女媧。落落幽懷聊獨遣，韻敲寒夜墮松釵。

過青山贈虛一楊居士

破曉尋幽過輞川，春歸臺榭綠初妍。半窗華影浮書案，一徑南熏入茗筵。篋裏清吟空白雪，指端仙操遏流泉。夜闌月好因慵臥，話到忘機竹露涓。

午日山寺喜無默戴居士見過

松門初曙雨蕭蕭，喜有同人訪寂寥。艾虎菖蒲迎令節，熏爐茗碗話山寮。癡頑愧我非曇晦，磊落輸君邁子韶。安得光儀常此共，禪河一決鼓驚濤。

早秋作因懷無默戴居士

徂葉飄空蟋蟀鳴，西風涼月試砧聲。寂寥鴻鴈清秋思，惆悵關山落日情。紅蓼釀華當暮艷，青松潑翠向寒榮。幾回小定烏啼破，好夢驚殘惜未成。

秋杪值兵阻途

蓬門寂寂閉空雲，青眼禪餘對竺墳。落葉黃華秋滿徑，暮霞殘照影橫濱。江干歸路烽煙合，故國音書想像聞。何日千峰深處臥？卼前種玉石相分。

將之湖南，留別戴吉子、戴無默二居士

葉落梧桐報早秋，杖黎歸興動悠游。相逢野岸雲山暮，惜別江城風雨愁。道在難空千里思，情枯豈繫一宵留。鬚眉今夜共清慰，野店明宵隻影投。

除夕

炭滿爐頭火自紅，一身赤骨了忘窮。人嗟歲月今宵盡，我喜諸緣此夕空。芻狗吠開天地眼，木雞啼徹曉窗風。無眠忽覺鐘聲動，又點霜華上鬢髦。

寄野臣郭居士

數載神交渴想深，瓊瑤何意預拋臨。拈將洞府還丹訣，敲作毘耶不二音。已托鄰光分遠照，尚期水石一相尋。高蹤蹈得卼仙轍，肯煉如今汞裏金。

留別昭陽友人

相逢纔逾月，買櫂復南行。友向客中別，愁從夢裏生。滄浪君自濯，煙月我歸耕。千里同風句，秋空一鴈鳴。

壽止水道兄四旬初度(恒持海眼經)

貌古心復古，於古亦無多。秖有德身潤，都無汩世波。八還朝夕轉，一衲水雲磨。行得嬰兒行，從教鬢雪皤。

再過小年菴

深郭營精舍，柴門午未開。窗虛窺鳥雀，華落點莓苔。人喜尋和靖，山由憶大梅。主人情好客，幽士訪重來。

送眉雪上座省親

結束匆匆別，春霜躡屩痕。歸心懸落日，白髮倚衡門。柳色迎青眼，潮聲動旅魂。年來煙寺破，瓢笠宿何村？

送友遊楚

曉發邗江上，春郊雪霽時。吳雲半衲裹，楚水一笻之。不作別離想，唯言歸莫遲。與君揮手處，煙柳正差差。

昭陽阻雨不得歸北山艸堂

去去關山路，欲行不易行。曉煙浮萬瓦，疏雨黯孤城。老我雲中寺，來伊江上情。倚欄頻悵望，幽意散空明。

詠雪

彤雲一夜結，澤國白無垠。竹上知多少，梅邊是假真。虛空纔粉碎，世界盡成塵。莫謂非珍玉，還應兆瑞辰。

送省孺法兄之青齊

身外無長物，行行止一笻。歲從此地暮，春向客途逢。和得虎邑曲，去吟鄒魯風。溝中余媿斷，吾道賴君東。

閒居雜詠

居僻罕人事，蓬門澹世情。一龕燈火瘦，四壁雨風清。日落山銜翠，晨曦鳥啄英。秖應吾道在，休問代何名？

又

十年烽火後，相見故人非。風雨號新鬼，煙雲冷釣磯。夕陽丞相宅，秋艸帝王畿。顧盼成今古，茆堂靜掩扉。

懷友

分袂秦山下，各尋江上村。詩書懷寂寞，風雨夢黃昏。啼亂千林鳥，聽殘五夜猿。青松嗟落色，友道媿君存。

石關山訪友

尋遍幽棲所，經聲竹裏聞。戴來一笠雨，深入萬峰雲。形影憐新晤，風塵惜舊分。忘言情共論，幾到日斜曛。

春日登道峰

雲深歸路暗，身忽在高峰。落翠銜空鳥，微陽送晚鐘。門閒無剝啄，樹密隱簾櫳。陟陟意何限？松聲滿倦笻。

再至天童

扁舟向曉發，江水正茫茫。望去數峰近，行來一徑長。窺人新鳥眼，吹袂舊蘿香。歲暮重臨此，松陰廿里涼。

雪夜山居寄張鶴、石式鴻二公

四檐風雪閉，竟夕但勞思。抱膝吟梁甫，無眠憶蹇騎。溪寒禽不啄，缾窶鼠還窺。寄語悽情子，庭梅已試枝。

溪上來八詠

病骨山難入，溪居愜素情。龍峰前夏謝，艸構去冬成。得遂巢枝托，閒將歸賦賡。經年人不到，一水隔孤城。

又

山水我因好，依溪結一廬。姓名知艸木，音語辨禽魚。冒雨採新蕨，披晴理綠蔬。偶然逢釣叟，相對片時餘。

又

奔湍箭似急，涼夜起徘徊。不得雲中去，浩然溪上來。呈身卑艸木，迎面汗莓苔。堪憶懶殘子，芋頭糞火煨。

又

四檐封土甓，潦艸屋三間。是在安愚拙，初非耽逸閒。隨情狎水鳥，高臥賦溪山。為愛筠簹好，尋常亦不刪。

又

高空日卓午，憨臥落花殘。人世他從窄，煙霞我自寬。枕流期待夢，漱石不驚湍。何處尋幽侶？春光已半闌。

又

乾坤我斗室，寬窄自無憂。風月四時領，陰陽一橐收。鋪舒渾恰好，動靜總相侔。萬物嗟成壞，吾廬良獨幽。

又

好是居溪上，溪清明月留。既無人洗耳，況有客牽牛。世上炎涼遠，門前蒲柳稠。暮林歸息鳥，燈火在漁舟。

又

一帔荷葉服，寒暑禦無憂。夢裏潯陽菊，可中范蠡舟。鉼盂何處挂？杖履信緣投。芠盡菰蒲出，偏宜拙者謀。

自吳門過邗上

蒼皃點盡暮春斑，蹋翠人從江上還。拄杖遍遊吳地月，又敲風雨度邗關。

送友人歸里

芒鞋蹋破翠千重，看遍江南煙靄峰。妙得其中山水眼，到家當道種青松。

廣陵靜慧園休夏五首

杖履風吹夜入邗，眼中聲聽耳中看。此時此景無人共，楚水吳山曲曲彈。

竹戶無塵掩夕陽，居然大塊一瀟湘。閒來步月沙隄上，入望南徐尚渺茫。

逗隙晴光入硯池，依依還照古鬚眉。案眠不覺窗風至，吹落吟殘一紙詩。

日上高林竹影深，新蟬聲裏叫秋臨。何如得此窮通理？以免滔滔寒暑侵。

午夜涼生竹徑風，殘經展向月明中。欲詢知己無從得，五十三人物外逢。

過寓[、/(、*、)]上人隱居

毳衲披雲過艸菴，一簾風月卷山嵐。是非榮辱斜陽外，白石清泉對客譚。

偶成四首

全身坐斷一峰孤，風月無邊滿洞湖。抹殺主賓玄要句，烹來毒藥當醍醐。
癡憨尖斗量難盡，禪道胸中半點無。非聖非凡唯自許，是牛是馬任人呼。
擔泉每帶月光分，買石常饒五色雲。日午三更天外打，曉來聲向嶺頭聞。
行腳年深箇鈍根，腳頭多是艸鞋痕。皮膚脫落歸來日，依舊雙眸亞面門。

寄楚萇和尚二首

衰柳藏煙半欲黃，襟懷寥落洗清霜。天空薄暮聞砧杵，一夜西風到艸堂。
紛紛南北日相聞，傲骨難教逐世氛。卜得幽棲何處好，君須招我共鉏雲。

鄧明泉、柳德容二居士乞偈示之

塵勞中客事參禪，優缽華開火裏蓮。乾艸正嗟焚劫燒，著鞭羨爾祖生先。

尼空相乞偈示之

市聲人語暮朝喧，總是觀音入理門。聞性聞塵俱不立，一根休復六同源。

寄湛浴侍者

盡圖適意樂單居，適意寧知道業疏。我亦老來踵此癖，幾慚與汝不多殊。

苦行僧以扇乞偈示之

瘦骨稜稜勁復剛，能驅熱惱作清涼。為人親切曾無倦，多劫行為願行王。

龍牙即景八首

崔嵬峰

壁立千尋氣勢雄，衝開雲浪吼天風。時流謾訝孤危甚，鳥道玄途正好窮。

丹鳳井

丹山纔出志摩霄，五色文章變九苞。天上來儀徵瑞世，不同凡鳥噪江皋。

松風亭

劫外靈根帶得來，霜摧日烈轉青巍。濤聲卷壑龍飛舞，涼影翻空鶴夢回。

砥柱石

劈箭狂瀾去不休，挺然一力砥中流。秖知欲返隤波勢，忘卻風霜是幾秋。

臥龍潭

澄潭今古說龍蟠，夜雨秋風恐不堪。白晝每驚雷電攫，頷珠容易許誰探。

御書閣

九重符命降林泉，眷道吾王世共賢。劫火嗟逢人世改，恩光聖澤尚依然。

缽盂峰

庾嶺當年苦力爭，都緣盛飯與盛羹；而今擲在孤峰上，一任諸人掇取行。

觀音蓮

月影春容越樣新，風前妒殺效顰人。眾生界上相逢少，華柳叢中見獨真。

贈祥甫劉居士

西陵豪士眾如雲，君子之風見若人。襟度汪汪空物表，無懷民也葛天民。

示爾爵包居士

封侯封伯爵千鍾，未足為君話顯豐。直把家珍親撒出，潑天富貴蓋王公。

龍牙募建大佛殿偈

人人有所空王殿，凡聖同居古到今。雨打風吹渾不入，特來上國報知音。

壬寅春之西粵募木建大殿登途日作

法社凋涼法運隤，力肩大法愧樗材。關山迢遞勞勞陟，盡出丹衷百感來。

舟泊楊沙

煙艸萋迷鬼哭兒，狐狸入暮學人啼；此情此況伊誰共？和霧和煙一夜棲。

武攸除夕

歲歲除詩客舍裁，半生蹤跡逐飄埃。多年鄉思空春雪，不是無眠夢不來。

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大殿落成上梁說偈

當年品壑事深藏，今日叢林作主張；大擔嬰肩任一力，千秋法運仰重光。

次荅胤重姚居士

入水何人不動波？還他躡足躍禪河。相期徹底蹋翻去，肯自如今一蹴麼？

美中殷居士乞偈示之

彌陀久望賦歸與，回首瑤臺到不殊。心土淨時蓮土淨，覺華纔放罪華枯。

贈惟章趙居士

心佛同源妙指陳，雙亡心佛若為論？木人推轉扶桑國，午夜紅輪透頂門。

示六休法師

月渚風柯轉妙輪，圓音歷歷絕聲塵。五千餘卷毘盧藏，一句譚乾不動唇。

海源禪人乞偈示之

一句當天絕謂言，河沙妙義悉歸源。掀翻語默言思海，大啟無邊不二門。

六妙禪人以六月十五初度日乞偈示之

鍾秀乾坤產瑞靈，六華開出劫壺春。清涼一片消焚暑，五濁波中安樂人。

女弟子蓮灌乞偈示之

男修禪定女持經，夫唱婦隨絕世塵；道路雖然行各異，養家共是一般辛。

如是禪人乞偈示之

二祖求師立雪深，如禪請法雨飄淋。老胡為說安心訣，雲子時將一偈吟。

春日遊山寺

蠟屐捫蘿造上方，春風華艸撲幽香。千林日曉天初霽，落翠紛紛點客裳。

贈自覺禪人

覺苑華開大地香，劫壺春色四時芳。靈苗邁種天然異，不假栽培影自涼。

送友

常憶武陵溪上月，清光十載夢依依。今宵喜共同人玩，攜手庭前惜暫違。

宿金山

燈火離離隔岸看，漁歌唱過月明灘。蕭然夜半聞鐘後，曉發江城渡水寒。

山居十首

時風莫挽且居山，一钁深雲樂自閒。飯煮松華敲石火，藥留春雨種林間。
路回峰轉杳難分，野客相尋問白雲。行到水窮山盡處，一聲清磬隔溪聞。
斷雲和雨挂枝頭，半入清溪逐水流。華發上林春水活，數聲啼鳥曉來幽。
白晝無言獨對書，披襟幾度啟窗虛。松風不似人情別，時復吹香到艸廬。
相逢林下說歸休，何事春風夢亦悠？不見人來敲月戶，秖聞猿叫碧峰頭。
山中住久習成麤，禮數渾無一野夫。盡日掄竿峰頂上，釣來明月卻忘魚。

屋裏青山樹裏家，朝昏常是綠陰遮。幾回翻罷貝多葉，松瀉寒濤落日斜。
剩水殘山寄此身，夢中身世劫空塵。可憐世上修行者，棄卻金丹認汞銀。
野水涵秋天一涯，波光半落夕陽斜。衲衣破碎應難補，細剪湘山萬嶺霞。
劈開煙嶂曉全機，萬仞峃前到者稀。嶺上木人歌雪去，溪邊石女和雲歸。

送僧

峃華初放鳥啼春，霽色晴開景物新。最愛江南二三月，香風滿路送行人。

送東維那鑒輝知客住山

見道忘山猶有道，忘山見道尚存忘。雙忘山道忘都泯，好結菴兒水石旁。

示元林、元一二小師

立雪腰齊慧可祖，竄身火隊老慈明。汝今添作他苗裔，莫秖依違過一生。

次荅王次石居士

鏗天一韻落高林，響遏流雲戛戛音。驚起菴中人打睡，覺來身世已如今。

示姚駿開居士

柳巷華街事事真，縱橫逆順絕疏親。於中了了無他見，便是親離火宅人。

次酬履蘇方居士

艸艸江干放遠航，杖黎辛苦入途長。幽人惜別啼鵑夜，愁斷芳魂夢裏香。

送僧參鶴林牧雲老和尚

孤峻門庭老鶴林，凌凌霜雪兩眉深。君今去問安心法，知向膏肓穴上鍼。

病起述意四首

大活元從大死來，死骷髏上眼重開。諸人要起沉痾癖，應是從前死一回。
追尋內外也淆訛，累劫而今喫受多。透過法身三種病，床頭老鼠絕吟哦。
盧醫不作世堪哀，我病膏肓二載來。投藥眾工無一效，藥除立見病蘇回。
爐頭藥每日煎煎，方說多般少一痊。識得通身原是藥，從前藥病一齊捐。

若初禪人乞偈示之

最初一句子，直截為君舉。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

點石禪人乞偈示之

闡提有佛性，頑石點頭肯。狗子佛性無，點石快須領。

苦雨

客愁仍不竭，風雨黯江村。無計補天漏，徘徊獨掩門。

雨後

川路徐行滑，千峰雨乍收。漲回枯澗月，映破一天秋。

九日對菊

不負良辰好，經時華自開。潯陽人已矣，冒雨訪誰來。

又

當春爭冶艷，傳粉復傳紅。晚節而今棄，芳芬見爾衷。

像讚

文殊大士讚

稽首文殊大智師，以身為智不思議。智身普入諸境界，入諸境界智無礙。入染入淨入真俗，普入凡聖差別土。入佛入魔入剎塵，還入眾生一切身。眾生身即文殊身，身身不別塵塵真。根身遍入作佛事，身雲布涌施無畏。大哉智身法津梁，普入一切不可量。我今即以大士智，還讚大士智功德。智功德海讚莫窮，麗天杲日光曈曨。

魚籃讚

日賣鮮鱗市幾遭，牙行不用自成交。若將價數論高下，完璧依前屬我曹。

羅漢總軸讚二

我佛靈山說法時，你儂者夥日參隨。相將粥飯團圞博，鼓弄人家男女兒。菩薩行臻難可測，聲聞乘現豈容思？而今羅漢真奇特，紙墨泥團總是伊。
成群作隊事乖張，應供邏齋日日忙。一指聲彈龍委伏，六環錫響虎低降。神通儘有些兒子，定力渾無半點長。一軸殘經看未了，人間天上又思量。

天童師翁密老和尚讚

劈空一棒，雷鳴宇宙，地戶啟闔，天關脫臼。情與無情，漏與無漏，雷棒聲鳴，髑髏轟透。玄死要亡，主喪賓覆，大哉師棒，消魂塗毒。

善長禪師讚(得法上首巳，賢請)

拂一枚兮杖一枝，身披迦葉上行衣。天童抉得真禪髓，鄂渚來施陷虎機。赫日光中飛霹靂，險崖句裏走珠璣。而今不打禾山鼓，一曲陽春唱起歸。

自讚

眉稜疏淺眼方深，剎海塵毛小小襟。禪道呵為山鬼窟，棘叢指作覺華林。鼻端立斲荊人堊，腦後橫抽石女簪。早已雷聲收宇宙，何緣冰老未停音。

佛事

沙彌剃度。「頂門舊有娘生眼，佛祖從來罕辨明。今日與君重剖出，毫光直射斗牛橫。」　付衣。「正體從來不挂絲，今朝三事又全披。秖承千佛親儀式，豈是標形虛事持？」

沙彌剃度。「金刀舉起寒光焰，愛網無明一斬休。不但毀形兼脫俗，人間常作火中牛。」　付衣。「剃除鬚髮，秖要無事。挂起垢衣，等行慈行。正恁麼時，全身奉重一句作麼生道？古聖風標今聖格，一肩荷負在當人。」

為大量禪人舉火。「勝熱門中一火阬，誰堪拶入裏頭行？輸他脫落皮膚者，鍛出金剛腦後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開眼也著，合眼也著。鑒地輝天，總拈卻？不拈卻？」喝一喝，云：「火裏童兒沒量大。」

為善長和尚封龕。「炎炎烈日正焚時，別計匆匆自不遲。此處光收他處照，頓令一眾起悲思。恭惟師嗣和尚善長禪師，早歲闢教海之淵源。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末後剖玄關之幽秘，南山猛虎咬殺東村大蟲。分五教於一喝之下，而喝即是教、教即是喝；朗一心於萬法之先，而法外無心、心外無法。貼秤麻三斤，隨方貴賣賤賣；沒碑觜唇皮，到處東簸西簸。所以十餘年來，話雖未行，名已早著。四大倏爾違和，真點胸之芳蹤高蹈；一朝泊然告寂，泰首座之坐脫不師。雖則提持大用全機，無奈癡人猶作者般見解。掣風掣顛、逆行順行，知他有甚麼憑據？然而苟非弘覺入室真子，何有如是作略？正當恁麼時，功位俱隱一句作麼生道？千門靜掩月如水，只有垂楊舞綠煙。」

起龕。「日日要交院子，今日院子交了也；日日愁執事無人，今日執事得人了也；日日要修造房殿，今日房殿功畢了也；日日愁化緣不廣，今日化緣事周了也。而今世出世事都已完畢，小弟特為造得箇無底船子，謹命泥人備篙，木人備槳，請老兄登舟，即刻便行。大眾！還知善長和尚臨行一句麼？欸乃一聲漁父傲，斷頭船子下揚州。」

舉火。「百骸潰散非他潰，一物常靈只此靈。常靈潰散全機妙，潰散常靈覿體真。此是我善兄和尚一生參得悟得底，所以提持學者也只用者一著子，自家受用也只用者一著子。打初了當此事也只用者一著子，末後撩起便行也只用者一著子。生以不生生為生義也，只

用者一著子；死以不死死為死義也，只用者一著子。今日者一著子落在龍牙手裏。」提起火炬云：「被箇火把子一燎，影也不見了。大眾！者一著子體逾虛空，無變無壞，因甚麼被火把子一燎，影也沒了？不見道：『一法空時諸法空，諸法空中無一法。』箇是善兄真證底，火焰堆中真實說。」

為玄智上人起龕。「五蘊山拳倒，涅槃岸不住。長空雨霽時，正是轉身處。」(是日大雨，至期忽晴。)

舉火。「當陽拈出光焰智火，銷爍玄微沙界裸裸，黃鸝啼過綠楊陰，雨後春山青朵朵。」喝一喝。

為止息禪人舉火。「大地火發時，快須撒手入。一回親入得，赤骨通身律。赤骨律，絕消息，面門無位人，白汗通身滴。」

為妙道禪人起龕。「別來陝府已忘年，邠水今朝月正圓。驀地虛空驚撲落，鐵牛無腳走如煙。」

舉火。「涅槃無相作麼生證？」舉起炬，云：「者裏證得，是名真證。涅槃無門作麼生入？」擲下炬，云：「者裏入得，是名真入。妙上座！正當恁麼時，真實證入一句還委悉得麼？復妙回途遊火聚，行從鳥道步騰騰。」

為隱修禪人舉火。「牛駕車兮車駕牛，車牛日駕運無休；今朝頓脫車牛也，撒手回途火聚遊。」擲下炬，喝一喝。

入塔。「涅槃堂裏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佛祖界中不是汝安身立命處，淨穢二土不是汝安身立命處。」投下骨，云：「無如者裏安身好，啼鳥山華白晝閒。」

為自立禪人起龕。「不住空王那畔殿，回頭駕起白牛車。自立自立！車在者裏，牛在甚麼處？還會麼？遍界堂堂全體露，一聲歸笛暮雲斜。」

舉火。「生也不道，金雞啼破家林曉。死也不道，鐵牛齧碎黃金草。長空雲雨散，古道清風掃。清淨法身絕點埃，一回直入火光燥。」

雲叟住禪師語錄卷下終

附錄

明州瑞巖遠菴禪師因語錄刻成，監院霽雪、侍者慈照請上堂。問：「龍牙山裏龍，晴空澍大雨，推倒涅槃城，佛祖位不住。因甚今日在和尚拂子頭上塵說剎說無間歇？」師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進云：「昔日雪峰三上投子、九到洞山，因甚麼向鼇山成道？」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進云：「後來住菴，有僧敲門，雪峰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還有優

劣也無？」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進云：「為甚麼雪峰低頭歸菴？」師云：「爛泥裏有刺。」進云：「僧舉似巖頭，頭云：『我當時若向伊道末後句，天下人不奈雪老何？』作麼生是末後句？」師云：「風前雪彈子。」進云：「頭云：『我與雪峰同條生，不與雪峰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者是。』意旨如何？」師云：「若把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盡成仇。」進云：「秖如雪峰末後句，巖頭證明；今朝雲叔末後句，和尚證明。和尚末後句，阿誰作證？」師云：「大眾側聆。」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且莫錯流傳。」問：「一大藏教拭瘡疣故紙，千七百則公案是陳爛葛藤，超佛越祖之談，請師拈出。」師云：「胡餅裏討汁。」進云：「玉轉珠回，猶汙心田；簇錦攢花，眼中著屑。龍牙語句別有長處麼？」師云：「我也不知。」進云：「既是同氣連枝，因甚干戈相向？」師云：「不是冤家不聚頭。」進云：「鐘聲無鼓響，鼓聲無鐘音；彼此不相到，作麼生是同聲唱和句？」師云：「側耳無音聽，抬眸鷂子過。」進云：「恁麼則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師云：「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進云：「老漢只要出人頭地。」師云：「山僧今日失利。」問：「欲得流通正脈，貴乎千里同風。秖如無意味語又如何流通？」師云：「寒山拍手拾得笑。」進云：「恁麼則謫仙自識荊州後，贏得芳名遍界香。」師云：「杓卜聽虛聲。」進云：「不朽千秋事，班班見典墳。」師打云：「領取棒去。」乃云：「黃面瞿曇，大喻三千，小喻八百，說成一大藏，猶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如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大似掩耳偷鈴，抱贓叫屈。周金剛燒卻《青龍鈔》，拈條赤楖栗，佛來祖來也棒，猶較些子，及乎道箇『吾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分明此處無銀三十兩。爭似我龍牙和尚胸次不存元字腳。頂門卻具摩醯眼，聊借洞庭湖為一張口，掇君山作箇舌頭。八百里之波瀾，千萬頃之空闊。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擁塞，一一從胸襟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在。雖然如是舉揚，也是謗他不少，何故？鳳棲不在梧桐樹，碧落寒潭寫影長。」設奠。奠茶畢：「者一盞惡水，毒如鴆血，烈似砒霜。昔日趙州以此接納方來，無不受其毒死者。今朝將此奠我龍牙雲叟法兄和尚，金石相投，芝蘭氣合，儼然生也。法兄！你生平者一副鐵脊梁，從來不肯放下，恁是佛來也罵，魔來也怕。眼蓋三湘，氣吞諸夏；孤風絕侶，曲高和寡。沒興撞著瑞巖，三十年來，一獻一酬、一斟一酌，你不虧我，我不負你，三千里外，目擊道存。而今不惜慇懃，更與第二杓惡水者，何也？不見道：『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康熙十九年二月，剃度弟子元、元一)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